



思復堂文集卷十

餘姚邵廷采

明保定府通判丹治陳公墓碣



公諱本鎔字君陶號丹治姓陳氏其先弋陽人宋建炎初左僕射康伯從駕道餘姚之馬渚聞鐘聲樂之命次子祥家焉三傳至寶一徙今壩頭又數傳巨理以孝聞生右副都御史克宅號省齋學于章楓山懋嘗巡撫松潘省齋公四子長有勳光祿寺正次有濟諸生次有孚衡州府通判次有年吏部尙書贈太子太保諡恭介而有孚二子長啟和公父也公兄弟三人伯兄本欽以舉人知定南縣而公屢試不上第最後貢試順天又不售天啟四年通判成都監松潘軍餉松潘羌地洪武初御史大夫丁玉討平建衛環山密箐爲西徼要害仰餉他府是時以奢崇明之變餉久不至奸弁陳閩等因煽亂一軍脫巾聲言將屠城城中人死聞斬閩餘黨尙洶洶兩月未定公至召軍頭責以大義朝廷飽餉若等非一日今饑暫耳若觀富強如播跳梁如奢有在者乎且我來決不令若等獨死我獨生聞者感公至誠已見末滅其黨但遣戍乃大安布政司追軍興終不時給公憂甚日川事堪再壞耶此豈可久空言糜則以刺集四省商謂曰軍皆有宿負在爾今且死誰爾償者盍更貸諸軍軍生亦商利商如教自後餉誦頗

文集十

一 越中徐氏重刊

以此法酌紓之先是官此土者出入張軍容盛驕從動行軍法公雅儉單隸圍或不能具炊至傭食行縣無持蓋亦不以屑意由是邊人和輯番漢懷服其年冬東路者多番遮道行剽主者議姑集熟番以調馭之公獨立議主勦夜擣巢焚其積儲者多出不意大困縛首亂以降或欲乘勝遂攻甘燕爬城番公曰彼有備未能窮討也然業小創宜就約數日果來喜不加兵則競相埋奴埋奴者番法以殺人之人生埋其處土壓肩使自殫示悔罪松人知公長兵畧愈益畏讐縉紳追憶省齋公整飭松潘時殲橫梁威伐噴噴公繼先業乃建二陳公祠紀世勳焉公司獄平不以生殺徇情面上官憎其強

文集十

二 越中徐氏重刊

項巡撫朱公燮元特心重之明年外艱歸崇禎元年補保定通判復司懷來衛軍餉釐剔宿弊苞苴卻絕總督王象乾巡按葉成章有疑事咸就取決方欲舉卓異會得疾卒居常修肅牀第無私語訓諸子以立身承家惟在力孝弟培元氣又言我行蹟遠不逮先人幸清白家聲無墮耳汝曹當念我此意元配倪孺人生一女適徐宏業繼配葛孺人生一女適邵邦辭男子四正行正衍正衛正衢年六十七葬上虞竹橋之

塔園山

外大父陳蜀菴先生墓碣

采生八歲始從僕負攜至外大父陳蜀菴先生之家時采母

卽世已八年矣外大母撫余流涕曰是外孫也生而哀越日直太夫人諸葛八十置宴設鐘鼓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捧觴上壽跪拜之數甚恭以久諸父肅進宗人外家以次致敬畢太夫人登坐命工歌奏梁太素故事越旬又直丹冶公諱日則兄弟皆白衣冠孺子泣而臨祭卒事童稚不諱采時方爭啖棗栗見外大父家門如此亦垂泣知念母氏後四年從先生學經義遂受左國馬班文康熙辛亥先生年六十四自石門授經吳氏歸疾終於家竟無嗣於乎可悼也夫按行實曰余負忝之裔漢廣陵郡公準余遠祖也宋魯國文正公康伯余始祖也國朝副都御史省齋公克宅余高祖也文正從高祖南渡攜其次子祥節公過姚墟遂家焉請于朝而作譜始自廣陵公自廣陵公至于余五十四世矣文正公至于余一十七世矣省齋公至于余五世矣省齋公生郡丞安愚公治中龍邨公家宰心毅公龍邨公者余曾王父也生庠士致菴公致菴公者余王父也生別駕丹冶公丹冶公者余父也伯考曰邑宰曙空公叔考曰庠生鑑空公丹冶公有子四人女二人伯姊適徐子六超倪安人出也安人編修小野公宗正孫女也仲姊適邵子文燦及正行正衍正衡皆諸葛安人出也安人御史東軒公戚孫女也衍爲仲子字嘉仲性好梵夾喜禪悅間涉書史自號曰止止山人家在菁江之曲曰

菁江笠翁蕙水之陽曰蕙水愚翁其曰勾山男子隸于姚也東海布衣濱于海也東野逸人遜于野也姚治之東有客星山者亦曰陳山陳山漢嚴陵先生故址也昔司馬氏慕相如而以相如名員疑之募伍員而以伍員姓余本陳人欣慕先生遂自稱陳山人陳山人云陳山人之爲人也千慮而無一得其涉世也百拙而無一能故又曰抱一子拙益子嘗東出普陀西瞻曲阜量黃河之大測滄海之深浮汶泗涉江淮回望金陵登北固陟虎丘窮武林諸峯之勝探禹穴之奇遊樵風之涇泛若耶之溪弔稚川之磯往來羅巖白石東山烟水間自呼曰止爾忘止止乎自是百慮頓息惘然若有所會心

文集十

四 越中徐氏重刊

生平私淑者念臺劉先生石梁陶先生四明施先生霞標管先生金如王先生也親炙者求如沈先生子虛史先生晴澗黃夫子瀛槎吳夫子也又與天童山峯雪竇石奇雲巖空林爲方外遊若邵子安元蘇子玄度韓子仁父鄭子奠維吳子斐臣則所稱道義交也周子伯維秦子汝翼徐子漢官呂子裁之邵子長庚則所稱文字知也至積之邵翁以及孫子卿雲邵子魯公朱子孝若兄曰含眞弟曰在子姪曰玉嗣僧曰破愚則媿盟也宗誼也師弟賓主之情也配諸葛氏母氏兄子也舅曰宇黃先生諸葛氏有三女二男女長適邵立夫仲適邵筠卿季適徐子振璠皆名家子而外孫邵廷采長女出

也大兒日章三歲見飛且鳴于天者而歌所受詩聞者器焉
次兒日愷日授魏晉詩三四章亦輒成誦並以痘殤昔人謂
天乎無罪余何敢擬此於乎天地萬物皆有盡也壽夭達窮
一歸也自今以往吾其無意人間事矣昔陶淵明作輓歌而
程大中自志其墓余皆不若之顧念守先人口澤寤寐不忘
先朝與師友之傳習冀有知者或鑒余衷先生之自撰云爾
居常大德在家庭侍伯兄如侍丹冶公行已直方能面折人
過亦殷受規諍爲文好孫月峯今文選獨宗周漢以百鍊句
字爲工痛飲說曩時遺事輒潸焉涕下衣冠漢儀至五十餘
假服釋氏巾其時文舉業大有原本門人經指授多用取進
士上第潛心性命之學然于諸儒堂室未有入也晚號蜀菴
因無嗣亦合于慎獨止止良背不獲其身之義云外大母諸
葛氏後先生十六年卒合葬丹冶公墓側

承德郎江南寧國府通判前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及菴陶

公墓表 壬午

論語稱孔氏之門厥有四科雖未盡接聞一貫之微言要莫
不深明大義七十子之徒並守四者尊聞行知理身經世卓
卓可紀述嗣是以降中行益罕才性各流傳循吏者不必風
雅揚文苑者別於儒林惟統以德行則四者齊同蓋仲尼時
聖教昌行四科之傑本出于一戰國後百家殊方取舍異趣

則違德行而爭名實言語政事文學並起而爲惠天下蘇張
申商南華參同此其明戒是故四者并具學術純美生心施
政並受其福嘻乎艱哉陶公及菴先生德行人也不在言語
之科文學政事亦畧遇用于世春秋經義爲東浙所推嘗論
春秋曰雋不疑斷方遂之獄其引經非也其用經之法是也
董江都正次王王次春以後刑尙忠之意指明更化合乎體
元居正道之大原如繁露諸篇濫觴災異下及子政洪範五
行雖亦六經支流去聖人本指遠矣其生平誦說一本程朱
其自樞密官屬出判空國值海氛內侵逼據郡邑之後反側
內疑人情悻驚談笑而磨定之詔以無虞引老致政兀酒窗

几炷香專坐怡然退然不假足于外詠歌彈琴有以自娛年
八十識其楹曰衛武九十五好學日警國人無以老耄舍我
今幸更假我紀半之工是我師矣然則先生之一生殆可謂
不變不倦稱道不亂墜有存者余尙怪俗儒銘志動言吏治
曰龔黃召杜文藝曰馬班尙歆彼其人于斗室陋巷間精神
瞬息不能自攝何取談天拔地不可稽詰之頌爲哉孔子稱
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不改其樂是以操筆與飄聲出金石
蔚爲四配之首官不必蒲菑文不必游夏彼安然羣爲之下
而信其有以兼之更若文饒性度太丘道廣所在聲蹟並以
德行從化觀于先生古人居可知矣先生諱秉禮字在魯及

菴其號會稽人由崇禎己卯科舉人歷順治己丑就嘉興府嘉興縣學教諭遷國子監助教己亥轉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以明年調外得江南寧國府通判視事凡八年康熙三年甲辰解官歸十四年乙卯年八十三考終于家其孫鈺生鏞生以采辱從女孫夫屬表墓道采惟古之布衣遺士類嘗表賢人達官之墓况于先生我姻我師至其承家孝友之勤居官臨政之實編摩紀往之盛似續裕後之隆已入家傳銘狀者鄉邦久稱聞之故不復綴

倪元功先生曰議論自行不填實事大旨歸于好學不倦詞味醇腴兼有兩漢氣調

文集十

七 越中徐氏重刊

陳執齋先生墓表

丁丑

於乎出處之際難矣士不幸遭革命之運迫於事會不獲守其初服惟有愛民循職苟可以免清議若沒沒貴富入而不返更數十年面目俱易則君子羞之明亡遯荒之盛超軼前代如方密之熊魚山諸君子皆託于浮屠至于章格菴之徒既逃其跡旋掩其名下逮繩樞甕牖抱遺經不試窮老無悶者所在多有而老親在堂門戶爲重遭俗蜩沸寇攘肆橫不得已紆節以應新朝遶辟洎乎服官臨政和平愷悌使遺黎得蒙更生之澤當塗猶見儒者之功因時順流爲福匪細詎謂金仁山謝臯羽外遂無正人端士聲流於後哉執齋陳先

生以孝友諒直之性挺然介立丙戌後割棄舉業專精古詩
文已而有所迫出應試輒爲羅者所得人賀之則愀然曰家
有老母慙負初志耳教諭石門十載擢知祁陽遷齊東知
晉州皆有循吏聲實卒以墨敗天下士不以此爲先生寃先
生亦不以自愧怡然解官歸修先人之廬而擁書其中朝夕
一編吟批詮錄曰吾故書生耳得同志者願虛衷焉故人之
子邵廷采執其業請益語及祖父流涕先生凝眸久之曰邵
氏有嗣矣教之曰君子古文詞能爲大家必傳之業慎勿近
名近名者名亡邑有宿儒嘗從受史料先生遺書曰某君文
藝位當高置而足下津津道譽似不僅服膺其文者吾所不
取足下着筆宜爲將來徵信而是非倒置可怪也其持論如
是先生豈今之人哉先生自分不能爲臯羽仁山而世之慕
仁山慕臯羽者先生固亦弗之屑也乙亥七月廷采走謁先
生爲道三世之交且恤其貧病以爲力不能振嘆曰吾晚而
知子恐旦暮先入地則子誰可與語者甫一月而先生告終
矣采赴哭伏地不能起仲子昕烈請桐鄉朱聲始先生爲墓
志而屬余書碣後於乎先生之恩澤被于州邑文采載于詩
文孝義浹于鄉黨名德信于交遊志已詳之矣特爲原其出
處舉其持論以見先生之不苟同于俗古人無愧有心者自
知先生先生不求人知也夫不求人知茲其所以爲先生也

與茲其所以爲先生也與
馬錢侯曰以出處持論四字關鎖不苟下一語是真知先
生者

陳芹溪曰命意慨惻詞旨和平有儒家氣象

蔣節婦童孺人墓志銘

蔣節婦童孺人以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十一月告終於內寢
距生崇禎十三年庚辰年七十矣彌留命其子申曰吾爲汝
家婦未能勸夫勗子以揚先烈惟是未亡人三十年之內茹
荼紡緯無廢烝嘗禴祠者乃道之庸汝其無乞志銘貽泉壤
羞申頓首受命既三月將葬哀號請於余曰惟申母之幽光
潛德不爲希名惟先生之秉道立言不爲諛墓雖遵治命庸
得已乎余悲申之意重嘉孺人之賢乃爲之志曰孺人姓童
氏餘姚人考諱可成字集生起家國學同知廬州府事孺人
自居童卽以孝聞迨歸于蔣而先姑已沒晨夜悲思旣廟見
成婦舅虛受公舉管鑰授孺人孺人視其倉米不盈斛怡然
承之無怯容小大內外具有綱紀琴瑟靜好雖離肅肅此一
時也孺人之象爲春其氣安以和治虛受公喪必誠必信旣
成婚九年而旋哭其夫岷孫公岷孫公倚孺人之助曾不問
家人生產事公沒而家道益荒孺人獨撫六歲子申四歲子
坤三歲女窻以養以教用十指縫紉紅作代食而盡遣謝故

僕夫婦之執爨操井者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夏其氣舒以莊蔣氏自太常公再傳贈參政公三世獨子至虛受公乃生二子其長諱煜字祀孫卽孺人夫子也祀孫之弟期孫悅于禪而不娶祀孫生申與坤坤未聘卒故虛受公之子及孫亦以獨子傳申娶邵氏七年而失厥配中間鰥處者又七年孺人輒撫申而號曰四世之傳在汝吾年踰六十尙未抱孫天乎人乎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秋其氣悄以肅丙戌之秋申繼室于潘孺人始有婦矣越一年生女孫且弄孫矣又二年舉長孫申始有子孺人顧之喜可知也申夫婦能事母姑俞諾婉婉敬從家雖貧而和致祥此一時也孺人之象爲冬其氣專以翕於乎天有四時孺人之氣俱備矣盈虛消息七十年之內皆身歷之天且不違而况人乎此孺人所以于垂革之日自信其後之必有昌而誠申等以益勉進其前業也孺人生二子其存者獨申申前妻余女也後娶潘君聖生女女嫁太學生張燦皆同縣孺人以康熙某年登邑乘中憲李公題其匾額曰苦節可嘉今考終而事益定三黨咸服奉爲禮宗雖申等未有聞達而守身事親能體先人之志有子考無咎其亦可以安于地下矣某年月日葬某山原銘曰

孺人之孝五世而遙孺人之貞三紀風高兀然而立者明山之秀隆然而伏者姚江之均窰窰定茲于千萬年奉其春秋

組豆于不祧

叔父母合葬墳志 庚辰

女巫有駕鬼者喉間噤喑彷彿人語遠數十年近數年召死者無不至響應聲如面譚自名鬼僊吳越間尤崇此術云叔父上由先生以康熙癸亥之江西蓋山陰商姓者爲小吏於饒之樂平識先生京師先生擔囊往焉去半年間不至家之人遣信附賈人賀磁者寄饒踰年春大母終垂革叫先生再四家之人又以爲古人噉指心動饒去姚纔十數日許宜有夢怪自必歸至冬十月得樂平來函開視則商君札遲先生一年不至忽接邵氏家報若其人在敝署然者大爲詫愕謹將原書致還闕罷長嗣弟廷英季弟廷俊慟絕仆地嗚呼先生死矣死何日死何所死何狀痛哉且大母以其年正月終先生以前年七月往往一年而商君間至則先生之死在大母前決矣死者與死者宜有知不以告豈沒靈固然不關生人哀樂事乎然猶日望先生歸成黨爲好語相慰曰是必他往援某某往事證余亦姑因慰叔母曰叔誠他往歸有日痛之而不能言入十二年甲戌叔母孫病故叔母省女石堰卒於女家與先生殊近遠皆客死在古人達生者曰魂氣無不之骨肉歸復唯所在可也然是絕可痛也而廷俊又先叔母一年卒於茗叔母痛延俊且心知先生死內嗚咽終未忍發

哀以故病不起余向讀鹿門茅君趙氏客遊述輒爲酸鼻趙氏雲南人萬里出滇二十年不返其子徒跣傳乞于路榜背尋親神感其意遇之江南及傳奇禱說如斯類孝子不可勝紀今廷英獨子才弱不能爲古人所爲百死莫償余小子廷采猶子也又限于勢力未由探先生死期消息是則絕可痛也然宗人有適江西者曾屬之踪跡起西陵沿富春掠滄安泝徽江而上至于祁門緣饒抵樂平舟輿旅舍例有日記註簿徧覽無先生姓字而叔母厝石堰兩山之峽風車輪轉寒侵骨七年於茲矣廷英每念遷厝且招先生魂合葬庚辰九月有巫作先生言呼英名號曰英余與爾母同在中樓久矣

文集十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前年爾爲余主里人還越始附以歸余死所江西新淦也因上船頭小遺隕水而逝滔滔之流我能盡乎余生之日卽余死日汝其記之已叔母又號曰吾苦風風凜不可禦也然汝知無力出我矣聲訖而去巫自言不知所云英以斯言告于采而號采曰是巫也非巫也抑巫女也又烏知新淦者父母告爾矣且微巫言爾不將終葬乎遂以其冬十二月二日庚申啟叔母厝至四明石洞英刺血斬石具先生諱字生卒合葬於石孝子碑下銘曰是我叔父之室魄雖不存魂其來合於斯萬年如縷無絕新淦者臨江屬邑隸湖西道距樂平西南又六七百里云先生卒所莫解何由意他往者其說近是

爾
巫之術吾所不道以志極痛附于借卜筮審物變之一義云

吳逸茅曰借巫言寫沉痛通篇波瀾起伏在此末只一語
掃去曰巫之術吾所不道是占地步處

陶母章孺人墓志銘

戊辰

誌人之墓而期于信而有徵雖古人以爲難也有其不信者
且并疑其所信夫揚人之善于身歿之後而不能信其文以
及于可傳見之者束勿覽而立言者亦自以爲酬用之作不
足留集中藁補成而輒削之然則近世之所爲銘狀如此不
亦舉可廢與余之誌陶母章孺人不然孺人之夫子於余爲

文集十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執友其二子嘗授經義而余之妻於孺人又爲侄兩家欣戚
與共余之知孺人也宜悉而爲我友誌其內也宜不敢以卽
子歿丙寅冬余客雪苑陶子寓書曰吾妻亡吾入而閨門之
內失一友焉惟吾子誌之余嘉孺人之名德又陶子所以交
余者孺人之輔爲多其何忍以不文辭孺人姓章氏考諱綿
祚諸生世爲會稽人孺人少溫慎動止有則事父母以孝聞
比歸陶能相其姑主內政迄于今孺人亡之年門以內之事
陶子不知也陶子曰吾今而然後知吾妻也孺人奉舅姑孝
與婢奴和撫僕御有恩宗黨稱之無間言自甲寅陶子館余
于家始至入門增除洒掃拭如也登其庭器具咸備以次列

進詣二子之席則執經穆然坐雖垂髫容如宿儒已而授餐
饌飲畢精以旨餉核尊盞自陶子家者率絕出其族人爾時
竊嘆異曰此豈陶子自爲蓋所得于室家之遇者固已盛矣
是年南中方用兵革陶子慷慨談功名與余聯榻卧稀入內
間家事無細巨悉陶子之父太公總成于上而孺人受之
以代終陶子時泛南湖招友論今古而已然余館其家六七
歲未嘗聞孺人言語聲息旣婚于陶以甥禮請見孺人守禮
終不出陶子好客客望風千里至者皆孺人手調羹具無
倦容客安之以陶子之家爲家丁卯余自雪苑歸詣陶子則
孺人之櫬僂然在寢矣陶子爲垂涕執余手而言曰吾今而
然後知吾妻也吾事父母節目踈濶賴吾妻彌逢其間今節
益濶矣吾性卞急妻嘗佐之以寬俾小大咸不我怨今怨矣
吾于交友雖至篤好易見人過或致嫌隙吾妻必擇人之善
者稱之短者覆之俾吾朋友相保以無忘始終今卽不致隙
過日見矣吾教子孫無序吾妻慈惠而栗然出入必稽必面
今離壘師之側無嚴者矣吾與子契好二十年不爲不久矣
然子好我而已未悉我之短也見我之外而已未覩我之隱
也若吾妻者可謂知我者也噫此我之所以悲也余聞其言
而黯然孺人生于明崇禎某年月日卒于今康熙某年月日
年四十七子三長文煥娶王氏生四子一女次嗣娶沈氏生

二子居喪能準古禮見者感動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某所銘
曰
坤之爲道惟順與貞孺人具之漢不聞聲克寬克勤以相夫
子溘焉云亡永錫令嗣

任左壁曰章法似空同左氏墓志

陶式南曰誌婦德從夫子口中敘出是永叔家法

五世行畧上

維邵之先出姬姓康穆

召康公穆公

之後功在周室紀于甘棠及

漢青州守休加邑爲邵代有名字世趨難譜宋河南新安伯
康節先生以樂天知易齊德周程孫徽猷閣待制溥扈蹕南

文集十

十五

越中徐氏重刊

渡家臨安溥玄孫新昌令溥自臨安徙會稽溥曾孫揚州都
巡忠復自會稽遷餘姚通德門之清風里于是餘姚始有邵
氏邵氏之在餘姚不能與孫玉謝三姓次而科甲之日獨盛
于明浙東明經取高第者以邵氏爲最邵氏文章勳節不甚
傳而吏多清白子孫慎守經術以儉爲師雖累世貴宦而族
無富室此其家風之可稱述者也徵邇闕遠自仁李親起禰
祖曾高逆數五世自海州公作五世行畧

海州公諱遠更諱甄字世昭號鑑水父曰東野公憲聰東野
公父曰寅八公文誼寅八公父曰奎六公珙珙始奉化公
七世奉化公氏亞六生昌一公浩棠浩棠生道一公德懋德

懋生宗一公宗周宗周生福一公復生復生生傳二公俛思
俛思四子伯珍仲珉叔珉季珂珉生文達文達生憲容憲久
並登科第憲容任刑部主事憲久知邵武府憲久子陞官刑
部左侍郎而珉之後三世海州公始以嘉靖壬子舉孝廉由
汝寧光州固始縣知縣陞知海州卒于官海州公之學出兄
芑泉公芑泉公諱培字世德以禮記爲經生師江以南言禮
記者推餘姚邵氏而芑泉公經義傾縣自江南溧道昆輩皆
千里脩贄門人用其業起家十數顧獨芑泉公不得第海州
公與南溧同齒師事芑泉公不以家人毋弟假借師弟禮既
登賢書講業金陵廣陵間奇氣素豪入上公車不利益縱詩

文集十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酒任依天放南溧見而規之遂歛息博覽典故習通政事萬
曆二年南溧佐邦政公猶試南宮勸公就選得固始淮西之
俗民性鷙悍公蒞政威惠兼著在縣七年境無奸盜百廢修
舉稍遷海州太息曰吾將以儒術興業勤而功半儒術猶夫
人也吾將以吏治興事勤而功半吏治猶夫人也安吾義命
奈之何哉州城壞吏白圈牛取土公曰不可是奪民耕也捐
俸市牛使贖錢更受版築會饑饉民羣就築食不踰月城完
全活復萬人故令歲運必由海入河患盜出沒又有牧馬累
潦則牧場盡萑葦異產輒死公創折馬價輸太僕糧價輸戶
部更開水利業民屯種多儲常平積穀諸興除恭用古法人

以爲便再越歲方有成緒而公卒時十年七月七日州人哀思之侍郎陞狀公儒則闕儒吏則循吏而行已本孝友丁外艱家人計出後叔氏可應試公頓足曰誰非人子而作此語芑泉公死杭州自金陵來奔時倭人內犯沿道充塞兼程徑進無所避育三孤若己子人言質行似齊魯諸儒此其較著者也公沒七年仲子靖州公舉應天又三年請南溟爲墓誌葬縣東北十里柳家山配孺人項恭儉淳德後公十年卒五子長欽訓次靖州公項孺人出次欽詔欽試欽調金孺人出靖州公諱欽諭更諱伯棠字克良號廓原高才睿思默通大意爲文善然冰解海州公任固始出禮記一編留授日經學

文集十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之傳當在汝由是宗黨間知名萬曆十六年舉應天五上計偕不第三十二年始就安肅教諭越七年陞園子助教明年出知靖州又三年而罷官性薄世資善處豐約之際其在安肅常乏食遺家人書曰吾今啜小米粥有餘飽被疏布衣有餘溫迎送棲止有餘適眞見人生事事分定無入而不自得方爲居易俟命之君子也三十五年復應公車徵卷屬同縣都諫廉厓陳公房旣雋以避形嫌割去陳素嚴介同試咸爲嘆惜公殊不櫻情助教北雍同官或歲滿當遷代之出外乃得靖州州交貴州廣西界民徭錯居不可純以禮義法度制說公屏去察政專用清靜緩稅均徭地禁蠲贖羈犢皆樂業

治無能名巡按御史廉其蹟將上最而公雅澗彌縫有譖者
遂落職洒然曰吾故不諧俗于一官何有將歸隱玉田之莊
老焉玉田莊者海州公所置其田延袤八十頃直窩洛沽海
州公沒嘗挈家耕玉田八年及解靖州徑往玉田不之家益
種秣麥且屯且牧穿池養魚以自周瞻晚好老子閉精藏息
又知天下將亂欲令諸子分處南北冀圖遺種四十七年年
六十四竟終玉田遺令勿作佛事請銘狀便埋北方延陵季
子梁伯鸞事可法也諸子終不忍奉喪還南葬慈谿二十都
龍山元配宜人楊生三子洪慶洪褒洪化繼配宜人諸生一
子洪襄並稱孝弟恭讓長者采聞之宗黨曰公少時走馬宗
中道上猝遇宗老不及下旁無賴輒假宗老意手擊公公端
立謝父兄教感奮力學讀漢疏禮書常至夜分一老持鶩羹
漿飯夜詣讀所餉曰無廢先業聊用相問拜飲盡歡去生平
禮數安簡不修苛節凡窗明暇與知交薄飲清談友孝篤誠
不以俗情長幼倫次離隔恩愛家事稟受伯兄母孺人積歲
病孿抑搔扶持靡有衰倦竟享年七十二又樂施務義人有
請乞畧無難色嘗言吾力有限而心無窮其天性仁恕明達
類然也兩任教職一試遠州恥爲俗吏唯勤治稼穡託于非
力不食之義遺書諸子三載守靖未嘗輕擬一辟念留不盡
以遺汝曹勉之孫少保鑛稱公用世有本處家有紀寡欲自

是生死失得之際絕塵而奔天下人才如公湮廢者當復不
少幸備員公卿司用人權以此爲恨陳太宰有年亦雅相禮
敬云
易菴公諱洪化字品生靖州公第三子也九歲從之玉田習
樂北方性行慷慨靖州公奇愛之以爲類已遂與玉田莊田
勸令務學日幸登第則出若田供王父祀事萬曆三十六年
夏上府應學使試大雨試殿皆飛感疾尋卒時年二十四知
交無不悼惋者配孺人翁氏亦二十四任身方七月躡踊決
身殉日吾惟之節弗如烈久矣况舅姑在北弱寡婦何特能
守宗老殿鳴公使告之日歸烈婦無子死可也新婦見有身

文集十

七

越中徐氏重刊

關嗣續至期生非子死不後至期生魯公公乃不死魯公公
幼多病百端調護伯仲念其寡孤令無均值宗祠則執議曰
先夫固有子不可霞標管先生孺人祖尙書見海公外孫也
有學德禮之于塾教孤欲食言語居止悉規視先生以故魯
公公少成而莊德性深厚弱冠卽具儒者家法顧孺人亦多
病魯公公方藥周篤旁及醫學稍起復病劇輒愈亦若有
鬼神陰相之竟至六十七歲而卒卒之歲孺人有曾孫四年
矣明農黃先生葆素諡之日貞懿而拙修史先生孝咸志其
墓明農謂邵母一日之年皆其子一日之所留不然將以烈
聞不以貞聞已忠孝節義不同同歸于善善者人之長而世

之師也能邁越世數而特立不爲流俗汚世所沈沒倘以光
遠而彌有耀其未可知而可知之者也拙修謂烈者一朝貞
者終身下宮無程趙孤誰存千鈞之系一髮之微考績要歸
公孫則易會稽吾隱子謝無可孔淵以鄒汝功持狀爲傳則
曰孺人撫教其孤以不負其夫四十餘年如一日誠賢有才
者今日士大夫棄故君脫屣或死而無救禍敗視孺人蹕厲
風發完孤全節寧不定傾持運烈丈夫也哉陳孝廉祖則傳
曰邵氏之黨羣稱孺人稟性剛稜忠亮明著推天誠以待人
或挾詐來則矜憐日當非本心出不得已耳遇僕婢爲小偷
輒先引避恐驚之迨遠奉先時久愈殷忌辰月正面靖州公
時召尋夫宗賢節窮無歸告均給衣食風示閨範焉

魯公公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傷易菴公
之旣沒而始生也每展墓悲鳴攀樹號日靈何往乎哀動行
路事翁孺人作嬰兒啼笑以娛樂焉用母意周惠三黨賑遺
饑困沒身不廢一姊早寡奉如奉母配孺人孫氏亦時時迎
姊所欲以順適姑意姊歸寧好談說古今閨範異烈事旁及
內典常夜向午孫孺人共伏持聽雖甚倦不敢先卽寢其家

法如此孫孺人來歸年十三明年姑病衣不解帶不入私室者竟兩歲姑性喜與邵宗接媪相對飲食爲設牀褥延致燕坐常數人每歲穀登有所施散一唯姑命從聽事大姑諸宜人恩孝隆至大姑喜姑亦喜曰吾兒後不衰矣然公終不以內賢明咨預家政其學出沈管史三先生故牀第之際無私言出語朋友無隱情伯叔兄弟推多均少之外無餘財及南都多故從沈史兩師避隱三溪石浪出與世父積之公賣田積穀以供軍興旣而浙東潰奉翁孺人入居甘溪山中事盡返家翁孺人後六年終公于是感慨歎歎謂二子曰吾生而無父四十餘年徵吾母豈至今日不圖經過家國之變視息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此世又何求哉承吾志者古今寬廣可自得師勿徒作沾沾舉業爲也公卒在順治十五年五十一同人祭以文稱其不服閭不登危如臨如履守身爲大人無長幼罔敢或慢事無大小罔或弗虔至于好學之篤前無所承矧然不搖流俗訾議尤難及云

鶴間公諱貞顯字立夫魯公公長子也少讀書姚江書院師友皆宿學名德長者講求古嘉言懿行忠孝大節公輒向往神志超上日益詣進諸老先生咸器之乙酉元年始冠有吳劉忠正公百韻遂絕舉場一意爲古詩文詩祖空同信陽文祖鹿門震川尤好王晉江爲人直義效忠敦實務存大體屏

去機利之事唯篤孝行奉母孫孺人先意承慈弟欲異居不
忍割炊每對嗚咽既弗能止終不及財產腴瘠多寡嘗謂廷
采曰孝吾家本也利不可近近利則商賈心世家降爲僣隸
其故在此吾猶及崇禎時士人重廉恥羞諱爭細今三歲童
子知務侵牟若等必以爲戒切患胃疾體貌枯侵須髮先白
康熙九年年四十五而卒臨沒執廷采手曰先人經學不可
廢吾遭亂離舊業未卒所錄宋明諸儒王文成書魯公先生
遺教行業具矣餘先正古文詩左國史記評節只峯今文選
等抄出自吾意雖亦學之支疏要當存之母用覆瓿若更自
求向上非吾所及也廷采涕泣跪膝下拜受元配陳氏舉廷
采繼配章氏舉行正廷采六月失侍及長弗能狀母之形容
也哭而問諸父父謂之曰汝母奉姑孝鷄初鳴盥沐立寢門
外敬問安否日中視膳如之昏定又如之其容笑言面無以
出于中人而溫恭淑順之氣承舅姑而宜室家者竊以爲雖
古賢哲不必過也大母則告采曰丙戌夏西陵失守吾家避
兵山中翁孺人匍匐吾與汝母兩掖之以行抵一舍始得肩
輿吾二人徒從道遇親戚輒面之哭不能止三日乃達蔣輿
盜晝剽掠時顛連流寓困躓萬狀能不失婦姑丙外之禮吾
以是知汝母之賢也然遂用憊病致隕其孕又二年生汝轉
劇汝之所以不克育乃凡與依乃母則職丙戌之由又曰汝

母之彌留也。瞪目視我者三日。新婦不能事姑矣。欲絕已。凝眸還顧。若有所囑。余意領召保母。立汝于前。翹首曰。以累姑言終而卒。年二十一耳。吾之撫爾。以至于今。未有成。則汝母之哀。不忍沒也。汝繼母之歸。汝甫三歲。繼母之奉吾。如汝母。其撫汝也。如吾。及汝弟舉而汝父之愛汝。不衰。服食居處。雖出自吾。汝常得豐。汝母亦曰。吾子何敢與陳氏。姊子比。家人翕然賢之。汝繼母之亡。亦止二十七歲。汝時十一歲。汝第三歲耳。汝當已有知識。或能憶之。汝弟不復憶也。於乎。二母之行事。彷彿得于大母之告。廷采者如此。自廷采生六月而先母陳孺人卒。越三年。先君繼受室于章。又八年。章孺人卒。卒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之明日。先祖魯公府君卒。又明日。敢殯。祖載致楹于舅。又入年。行正以痘殤。又四年。先君告終。自先君之亡。至于今年。甲子。又十五年。而大母孫孺人卒。祖父母。父母。兄弟。無一人在者。大母之亡。撫柩躡踊。形影單子。回念二人。手澤猶新。曼卿之喪。未歸瀧岡之阡。難表日月。如馳冉冉。將暮。傷如之何。痛寐無爲。斯以知談性命爲虛誣。而慕功名爲夸誕。大本不立。志節奚伸。故蓼莪有鮮民之痛。小宛抱所生之恨。以古況今。其悲殆一恐後生無聞。故畧敘先人行事。著其內痛之自具。于篇

朱約傳日合觀後篇家學世德畧具無休董先生評云非

往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誠然
劉序思曰第五章一手注寫血淚從腕中迸出真不讓瀧
池岡肝表
五世行畧下
易菴公同母兄二人庠賓公文學公後母弟一人孝廉公庠
賓公諱洪慶字積之志存仁儉約已利物靖州公楊宜人
玉田公與仲弟褒守家偕妻顧入四明山結廬石洞力耕積
穀手植竹果數年成林既有儲蓄特置高曾以下祀田三黨
蠲寡獨孤喪婚嫁讀皆有勛先世舊業則頗推諸叔從弟曰
吾父意本爾又善于勤勞歲出陳贍耕人感其至誠咸不欺

文集十

十四

越中徐氏重刊

負軍興徵發率先急義上自有司下及田父樵牧皆道其賢
順治十一年年八十一卒子邦楫邦華邦泰並先沒有繼孫
三治喪文學公諱洪褒字迺衡承伯兄意撫孤姪有恩後母
宜人諸從玉田歸齒少于公十餘歲公與伯兄蒲伏拜謁歲
時伏臘慶賀宴享皆拜宜人坐而受之見者以爲難季弟襄
初年奢麗近狎客公順母志勿苦禁宜人卒襄在京師公親
視其筐篋就加封識一無所取俟襄歸完付其資性恭愛如
此崇禎十年年六十三卒配陳端毅守禮生三子邦鑑超羣
兆昌孝廉公諱洪襄字六佐九歲而孤才性旁溢諸度曲鑄
金石投壺調琴彌不精工已就婚李氏于玉田常往來京師

益遼亂離嘗悉情僞畢改少時浮華之習遺魯公公書曰今東西用兵當枕戈待旦以效同仇君父猶從事帖括非男子也又書曰北方海饑三餉並歛天下事可知至甲申國變如公言順治三年舉順天鄉試未幾卒葬玉田十六年從弟洪庚官濟寧同知迎李氏至濟寧一子尋卒無嗣附靖州公祠祭

邵氏海州公之宗皆重廉恥謹取與然諾有萬石醕厚家風

而從事講學則自魯公公始翁孺人禮聘霞標管先生因引見求如沈先生子虛子復二史先生爲發濂洛關建姚江諸子之學由是志識開廣操詣日新族人嘉孺人貞德咸曰易

文集十

三五 越中徐氏重刊

菴公宜有後後之嗣者能每事不忘孺人與魯公公毋致蹉跌使宗族鄉黨間稱孝稱弟則何必通籍乃爲立身行道哉采六月失恃育于大母孫孺人十易保母乃得乳比長教之甚嚴故不識俗語及畀人十三四時曾一蹴鞠孺人召之泣曰若祖父能薄不任蹴鞠若今才過祖父矣采頓首出血謝孺人五世祖爲忠烈公燧高祖文恪公陞曾祖宗伯公鈺父文學君應楫字維舟鞏昌同知如証仲子也少警慧能悉其家世嘗舉以教子及孫曰孫氏立朝大節吾婦人也何能言然吾嘗習孫氏之家法矣吾曾祖與伯兄清簡公韓出也太僕卿大司馬楊出也楊夫人率其二子受經業于二兄稱弟

子二兄之奉後母也朝夕立寢門外定省拜跪出反必告面如禮楊夫人朝後宮皇后及妃主以下咸欽女範取則焉自吾歸汝家見吾姑翁孺人之教亦然吾僅能守此以無忘遺訓也采乎立身貴早要于孝喜怒必以類要于和且平留意保身以承先祀勗哉孺人性明肅夫婦居室相對如畏友其功以內無不嚴服細及女紅中饋之事嘉旨精妙人人自以爲不如初于歸卽以孝聞大父止一女兄歸孫公應奎之曾孫藉洵親敬亞于事姑子字其子爲之聘婦采妻父龔公邵出從甥也待之如孫氏甥故龔公指廷采而言曰舅母賢而惠我而教孫也有義方是兒率謹必能成立甫六歲卽以女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氏焉龔氏亡遺一女又撫之采贅陶氏子曾稽不能歸念之至沒了卯秋陶氏歸孺人亡四年痛先人之不逮事而家法無所稟式也乃垂淚而書其槩

先君奉大父教甚謹晨夕動定每事稟承嘗泣謂孤采曰吾父訓子嚴若汝父之訓汝不逮遠矣吾嘗自愧不盡子道今視汝之事吾又不逮吾事吾父也願吾家世以孝謹相遺汝父德薄汝宜效汝祖勿效汝父塾課首重經義曰此起家之本當念先人九原相待無泛迂稽誤時日若立身揚名光大前業更有進于此者每閱大父書嘆曰汝質本厚可與向學惜汝祖早世所以至此又謂汝近日非不能作道學語止欠

一誠字耳采或稱說偶當喜曰吾亦知汝持論頗正但踐履不可不實

從先君出旱門觀潮僕婦自江北渡南岸舟蕩婦懼采援之上先君怒日雖僕婦固女子也而執其手以登乎

陳執齋先生先君執友也與兄柳津弟友上秋涓在石門唱和友上云某出制義質尊公委備分別封識完固擲還竟二年無偶泄者於此服尊公厚德而知其他立心待物無不然也執齋亦嘆息先君忠厚爾不及尊公多矣自惟輕薄悼喪生平泣然書之

外祖陳蜀菴先生與兄儀一先生性行忠孝每宴集說崇禎

文集十

三毛 越中徐氏重刊

甲申事輒俯首淚岑岑下一坐爲罷酒朔望詣家廟申飭宗法舉子弟非孝者罪祭祀齊衰行禮終身不改故時衣冠兄弟燕見蜀菴先生必拱手待命之坐乃坐或遭督過則歛容立聽父丹治公川撫省齋公會孫也仕通判歸舊廬纒蔽蔽風雨而已唯藏書數篋以教子孫采過母家時時見儀一先生親手讐校嘆息日先世自松潘以來所遺盡是今老矣遭世亂離以耕代食又擁此書不爲不足矣但未知子孫能明吾志否耳言已又輒泣蜀菴先生先卒無子儀一先生命其子養叔母終年卽采外祖母也外祖母諸葛氏上虞人

采少年失爲人凡之理正第三歲喪母半依外祖母于甘谿

七八歲時卽令獨宿老僕王五妻爲持被周蓋乃去然早識
孝弟爲道母氏輒慘然變色余失意私過越城弟徧走兩城
求余暮歸告叔母曰阿兄出門未嘗持金此時不知泊何所
矣因泣下稍長曉世務從甘谿來泣謂余舅氏怒我嘗持鐵
椎椎我以我他姓子也余持之而泣弟没先君自石門歸責
采爾弟將死而爾不知是爾性不至也因述蜀漢車騎將軍
張飛爲帳下所殺持其首奔吳帝聞飛營都督有表卽頓足
曰噫飛死矣古人天性篤至誠自生明今爾不知爾弟之死
必平生孝友之意哀也采無詞以對後有兄弟者當以我爲
戒

文集十

美 越中徐氏重刊

零零碎碎有類雜俎而詞氣溫澆真覺言不盡意使人不

能急讀 弟元榮識

祖姑孫孺人傳畧 癸未

表叔孫晚仙先生奉其母祖姑孺人之行實而命采爲傳越
十年掩關於語溪沈氏之南雅堂出而卒讀泣然曰忘此是
忘余先祖也孺人姓邵氏曾王父易菴公女貞懿翁太君出
太君年二十四而寡孺人方三歲又三月而王父魯公先生
生孺人初開貞淑及長歸孫公縱輩親黨咸嘆息曰庶見禮
宗繫太君賴孫氏自蒙泉都御史以來家世饒盛孺人侍兒
盈十顧事其姑太君奉匱沃膳不以藉手罄躬承睫弗敢遂

專尋而姑沒夫亦傷逝孺人時年三十與伯姒各撫一孤恪
持門戶內外罔有間言其教孤不忍叱咤有不率則潛焉淚
下不語終日孤寤跪謝乃復飲食洎兩孤婚娶各畢始就分
異諭其孤曰慎無懷私小傷大本自求成立故田取磽者虛
做者僮癯者器窳朽者薛包故事在汝則也學于佛識華嚴
壇經之祕自孫公亡後洗粧疏布沒齒素食日未亡人宜爾
敢踰儒家女誠予子婦姜亦賢孝克盡色養閨閣之內不聞
聲語以故孺人於家事一無所問卒於康熙十八年二月十
日年七十四垂革悉屏醫藥曰吾得正命安以草木之滋爲
哉但起薰盥端坐而逝二子長先棊卽晚仙次先棊賸出棊
三子竝早世棊二子采叔母孫祖姑女也漸母教事大母孫
孺人禮孝恭謹俞諾進退定省操作舉以法嗚呼繼之者難
矣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家後生知得如此一二分方能受益

擬曾祖母翁太君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明餘姚邵洪化妻翁氏南京兵部尙書翁大立孫女也年二
十四而寡孝事後姑撫孤成立一日病篤遣男曾可與婦孫
氏同日到臂宗黨咸謂節孝萃一門云

擬外母王太孺人入紹興府志貞節傳

清會稽王氏庠生陶儒彥妻明節婦吳氏兒婦也年二十九夫歿無子氏欲以身殉其姑勸止奉姑曲盡孝敬甘貧苦節六十年壽八十有八人美一門雙貞云

壬午

余與丁子淇園若蘭忘齒交闊四年得聞其大母太孺人之行節而屬余爲傳太孺人姓章氏會稽道墟里人幼有亮志叔父牛垣公奇愛之請于父爾範公而子畜之許字于丁未歸及牛垣公爲天津遊擊將軍迎壻昏焉丁君幼孤宿疾太孺人娠三月而君病不起毀不欲生公強劫之曰爾欲斬丁後邪姑忍死待其年九月嗣君生太孺人乃不死公改職令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厯城從之官崇禎十七年流寇圍厯城城將陷嗣君方三歲太孺人度不免乃紉兒所著內衣納以金錢乾繡教之姓名父母年歲里居令成誦日記此告免爾者頃之庭中驚亂太孺人挾嗣君走前至井顧泣曰母死此兒自免嗣君方牽衣號有老人急呼曰無爲徒死賊退久矣賊果退不死時猶未解嚴乃率僮婦求得厥後枯井更鑿爲閤匿計賊進攻城下匿井中三日夜糧盡嗣君啼饑聲徹聞益惶急已而賊竟去章皇帝定鼎京師南下三齊公去官歸市廛僕御散走山東連歲饑人相食米石錢萬太孺人食糠覈竟十餘年傭針黹養父母及嗣君率漏四鼓宿事刀尺十指血殷比嗣君從師

文藝成能走京師乃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于是有衣食矣
公夫妻流寓山東月致米肉千里餉之迄于其亡思孝不怠
嘗謂子孫曰本歸丁氏無家依父母居夫子早卽世中更亂
危吾之餘年有子及孫念不到此宗人在南當不知乃公有
後若等幸思我苦辛追昔先人壽七十三康熙二十八年終
于天津以嗣君當受官例贈爲太孺人嗣君尋亦亡越四年
而孫若蘭遵其父遺令負遺書返會稽娶於郡城因遂家焉
若蘭泣而告其宗人曰太孺人始有家也

贊曰余曾祖母翁太君尙書公次立孫歸曾祖易菴先生娠
三月而先生終忍百死以立邵孤延及于今四世矣幾得以
如綫不絕太君澤也今淇園所載太孺人事一何相類太孺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人不卽死以二老待養幼孤待長卒幸違險阻就安和非天
主之人主之矣范氏後漢書存孝女三其已嫁者媿爲叔先
雄酒泉龐娥餘並以節烈聞自有父子夫婦以來此義也未
之改也于太孺人何異以淇園爲人純質不苟阿好是以信
而登之夫匹夫之紀述與朝廷之表闡封墓權義均也余文
附太孺人以傳其兩不朽矣哉
每用淡筆着意是先生長技贊語自占極高使人知立言
之不苟小儒望而咋舌

陶德燾識

於其古思孝不廢

劉雍言配王孺人傳

壬午

越中徐氏重刊

山陰劉雍言配王孺人者陝西榆林人也榆林勇義甲天下而王氏世爲總戎孺人父官介休令而雍言父知陽曲兩家比郡寅好因結婚焉歸時年十七識古今孝烈事善女紅奉姑章手竭針黹曰此何足展婦職盡我敬心耳姑於諸婦中加愛曰是識度類我必興我宗顧謙厚未嘗以賢智先伯叔妯尤不喜聞人過有道長短于前者正色辭之乃至竟日兀對無一言化行閭闔下迄僮御靡不雖肅又勇於施義夫之知友假貸與貧不舉殮葬者輒勸調之獨不佞老佛之徒以爲錢財當用之窮急何事空奉巫祝父才性高秀中饋餘暇手談清茗超然有遺出塵俗意謂富貴貧賤殊壽一切若駒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過隙惟士厲學女厲行乃人生實事念尊章在都勸夫盍親曰立身須早况數千里外省定久缺何心懷安以故雍言北行而孺人病卒于家不及視含殮前數日豫知死期力疾起謝姑上環瑱管鑰以不得終婦道爲罪見者皆泣下孺人容色自若宗黨咸歎異焉二子均堪養重其稱志氏里黃日氏論曰古之傳列女不專一操或以節表或以才揚苟取之不慎則載筆者爲後世嗤矣然雞鳴士女名逸而其詩猶列之國風况姓氏之章章者與夫家之思賢妻與國之思良相感于事後則益愴以深昔人所以多悼亡之作也余之傳王孺人以此

蘇言明王孺人善制西餅林人忠節林氏義甲天下

呂遠思曰敘閨閣畧無脂粉氣酷似范蔚宗史筆

沈氏

書會稽宋陵始末晉書宋書元以西僧楊連真伽有軍功命總統江南釋教遂播惡江浙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奸至元二十六年甲申使僧嗣占妙高上言請毀宋會稽諸陵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于是盡發陵之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將哀陵骨築浮屠于杭故宋將作監簿山陰王英孫出家財具羊豕使客唐珏林景熙鄭宗仁等以己意召會豪少謂之曰吾輩皆宋人不忍陵蛻之暴露當取他骨易歸此千載腕痛事書儒不足謀非君等義烈士不可厭感諾遂分路入山夜收遺骨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葬蘭亭山天章寺植冬青樹爲識惟理宗頭不得先爲真伽取去截其頂爲飲器矣後數日真伽取散骨渡江卽宋故宮築白塔雜牛馬枯骼共穴名曰鎮南杭人悲咽不忍仰視其後塔三經雷震焚其金裏瓠盃蓋諸人易骨時倉皇零佚有仍入塔中者所以能動天若此二十五年從桑哥真伽奏毀宋故宮殿郊壇太廟悉爲佛寺又患宋宗室居江南者百姓敬憐欲徙之京師旣而不果二十八年桑哥敗真伽下獄籍其家飲器遂入于官以賜帝師尋出真伽還所籍三十年復用其子暗普江浙行省左丞已聞江南民怨真伽不已罷之及順帝至正十九年張士誠第士信守杭壞白塔鬻

結砌又并巖

城二十八年元亡距發陵八十二年矣明洪武元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韓國公李善長遣工部主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吳勉索飲器于西僧汝納以理宗頂骨來獻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啟瘞南歸藏諸舊陵護葬者禮部尙書崔亮紹興府知府張士敏勒碑記年月其後越人好義者立雙義祠于會稽縣學名宦祠之左祀唐林二公嘉靖二十六年知縣南充張鑑更建祠陵旁歲祀六陵以次及祠與陵相從四十年彭山先生季本言謝翱唐珙林景熙鄭宗仁皆王英孫客王氏故宋勳戚胄富而好施收骨之事實始倡謀不然唐一寒士而鄭林謝遠客僑人安能動捐不貲以圖成哉又元明之際張丁趙子常皆以瘞骨歸英孫丁之說得于傅藻傅藻得于其師黃文獻潛而子常跋冬青引云注中言是王修竹此大奇事非季布劇孟之徒不能辦霽山集中有鄭樸翁而楊維禎云翱有陰移冥轉之功則此數人共功一體今攢陵專祀唐林而不及謝王鄭亦司風教者闕典也季本字明德陽明門人世或稱長沙公其爲此論定于晚年宜可據云

楊連眞伽發陵事首禍于杭天長寺僧聞天長者故魏憲靖王墓寺也聞阿眞伽以寺獻旋發王塚多得金玉因遂思發

會稽攢宮演福寺僧澤力贊之授意會稽泰寧寺僧宗允宗愷使控揚侍郎汪安撫侵寺地乙酉八月發寧宗理宗度宗及揚后四陵取其寶器理宗永穆陵藏尤多啟棺有白氣亘天穆陵面如生藉以錦下承竹絲金織細簞擲地有聲或言含珠有夜明遂倒懸其屍于樹瀝取水銀凡三日夜竟失其首或云西番回回以得帝王禡體可厭勝故盜去先發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抗爭澤痛箠脅以刃擁而逐之銑力不勝猶據地大哭事竟製棺衣殮擲絕路旁人相向哀是夕四山皆有哭聲如是旬餘十一月又發徽高孝光四帝孟章邢吳謝五后陵徽陵無一物高骨髮俱化餘端硯一孝陵存頂骨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片餘及玉瓶爐古銅甬

音力曲足鼎

皆爲澤所取光宗與諸后儼

若生存銑並棺歛火化陵中金錢累萬爲尸氣所蝕如敗銅諸凶棄不取多爲村民所得有得貓睛金剛石異寶者一翁從孟后陵得碧髻長六尺貫金釵虔祠之佛堂已而得金錢家非死卽病翁恐巫送龍洞中後爲富人徽之返櫬也君臣咸意其非眞入境卽承以棹納袞冕罩衣焉不改殮故壙中空無有金世宗葬欽宗于鞏洛之原宋固未嘗求之也有以徽欽並言者誤以邢后陵爲欽耳方移穆陵屍時澤在旁以足蹴其首示無畏足輒爛數年墮指死聞得志驕蕩多奪人田後爲怨家圍而屠之道間宗愷與眞伽分財不平杖死惟

宗允以財豪一方越人怨之刺骨

案曰宋陵之發傳聞異辭周密齊人也號草窗仕于宋宋亡不出所居杭癸辛巷有癸辛雜識云楊髻發陵在乙酉至元二十二年之八月及十一月陶九成台臨海人也名宗儀仕于元退耕吳門有輟耕錄紀元事終于集慶兵起書成次年洪武建元其紀發陵則在至元戊寅密見之親而宗儀聞之悉猶異同若此然後人多據謝翱詩以戊寅爲正商文毅等修續綱目因之是劍髻之可據而不知密之亦可據也翱詩種年星在屨或別有說不可臆推但戊寅爲元至元十五年實宋祥興元年少主曷猶蹕厓山東西議起之眾所在皆是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以元君臣之驚謀沈力寧不慮人心動搖而驟爲此幽慘代施田單反間計耶抑文山被拘入燕沿道悲吟詎漠不聞斯禍而無一語痛及獨霽山詩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似爲杭亡次年事然題本曰夢中亦未可指實去年二字爲案也說者又謂丙子元兵下江南至乙酉將十載版圖已定法令已明安得有此惟戊寅距丙子纔二年庶事草創西僧或得乘間以行其惡斯言何已恕而不達情理之甚耶夫元悉毀宋宮廟郊壇欲遷其宗室何恤于陵元時稗史避諱至宋景濂始發其事于乙酉文莊更昌言之云眞伽之罪雖不容誅然世祖因其奏請而從則是以帝王而樊崇溫

韜行也於乎劉向封事深陳山陵之戒向沒未三十年而其
言遂驗班固傳楊王孫獨載裸葬一事彼親有見于赤眉之
禍若向之先識其不可及乎理宗之末鄰強境蹙亡形成矣
而藏尤厚蓋以度宗之庸愚而內主之以謝后外輔之以似
道忍令君父之首至于倒垂而飲器終也明祖御世首命北
平西僧歸理宗頂骨遣大臣護瘞故陵然後宋帝泉壤之窆
得以雪而義士忠憤之氣亦藉以伸豈直禮葬福壽廟祀余
闕比哉於乎後之有天下者行事之得失可無鑒于茲

書思陵始末

三月二十五日奉命大報官祭壽昌平

武進邵衡文集有書趙一桂事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

文集一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日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
申州畧曰職于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
官吏卽動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崇禎帝及周后梓宮四月
初三日發引初四日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
僞禮政主事許作梅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汝樸等
十人歛錢三百四十千僦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
五尺廣一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初四日寅時羨道
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啟門入享殿三間陳
祭器設石案一懸萬年燈二旁列紅紫錦綺繒幣五色具左
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衣奩皆貯以木篋左旁石牀一

牀上疊氍毹五采龍鳳衾褥龍枕又啟中羨門內大殿九間
正中石牀高一尺五寸濶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
厝其上其日申時先帝梓宮至陵停蒞棚陳豬羊金銀紙鏹
祭器率眾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
于石牀右次奉周皇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安先帝梓宮田
妃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以田妃槨用之梓宮前
各設香案祭器職手然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事畢掩中羨閉
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者移
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牆高五尺有
奇本朝定鼎勅建陵殿三間繞以周垣使故主陵寢不侵樵
牧雖三代開國無以加竊計一時歛錢諸人皆屬義士孫繁
祉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朴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
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
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冷
三百四十千於乎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昇
至東華門賊殮以柳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
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甚
者揚揚意得揮鞭疾驅過之曾不足當一睨者而趙一桂胥
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朴等草莽布衣相率歛錢營塋奠醊號
哭其高義靈出唐珏林景熙下哉友人壽吉璉康熙初客京

師嘗徧謁昌平諸陵撰蕭松錄錄中載趙一桂事云得之州署故吏牘中語可信不虛烈皇帝不幸遭離百六朝殉社稷草草渴葬此亘古深痛余懼後世史失其詳輒據一桂語稍加刪潤備著之如右又按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僞禮政府屬僞順天府李不詳何人常見甲申野史載襄城伯李國禎以死力爭三大事又稱藁葬梓宮惟襄城一人往送返役卽自殺今以一桂事考之襄城未嘗至陵下灼然無疑而爭三大事及自殺亦似傳說蓋都魏禧作新樂侯傳贊附載襄城事與野史頗異同云士固謂重華出讀馬伏波傳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後漢伏波將軍馬公義烈士能擇君矣而不能度時蓋君之曠坐迎我而開心見誠者以其時天下未定游士固能重輕也當公孫稱帝關以西之勢在隗囂迨寶融歟而公效誠一丸泥封關之計不得行矣昔七國處士橫議儀秦鞅斯並以立談取卿相而四公子之客皆至三千人豈其時王公誠能不賢哉以爲是諸人者定天下不足而撓天下有餘吾不收之將轉爲他人用協而我謀也迨天下既定人之謀計橫溢而不能制天則取蘊醢之禍小則受請室之辱而欲保全功臣之世者則使之以列侯就國第不任吏職此亦天下之勢宜然漢唐宋明開代皆如此非可徒咎其君之薄而已公定交

耻有大勳至武陵王溪蠢動一偏裨任耳矧帝已厭兵卻滅馬之言而謝西域公年踰耳順猶復壯心不已卽無慧苴之謗梁松之構其能免于疑嫉哉帝之褒周黨而重嚴光亦明示天下以意也後人徒尙光之高光武之量而不窺其深識大慮猶爲未知光與帝者易曰後天而奉天時光之出處特爲後天奉時所以千百世下仰先生之風而嘆其山高水長也感伏波之事因以志焉

讀寇萊公傳

仇讐之國無通講之理也夫差使人立于庭呼曰而亡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覆之會稽其後小不忍

文集一

早

越中徐氏重刊

而聽種蠡之成吳竟沼矣宋澶淵之役徵寇萊公景德其遂爲靖康乎公主戰者也惜其君不能行公之意金縉歲益沿至于金元兄之弟之伯之叔之臣之帝之權常在入而命制于敵雖有至勇極謀之士能善其後乎寧都魏禧評兩宋人才公爲上上蓋公之意與一代之邊計皆相謬者也當其時使王旦還守京師且請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帝前且曰十日不捷當如之何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旦乃馳去惜夫眞宗有種蠡之臣而不能用于重臣當國大事如且準者蓋其少哉宋二聖之不還也以講失也明太上之還也以不講得也於乎此主之者于謙而不可謂景帝之無功也

讀趙丞相傳平大略至應昌捷而彼賊敗盡矣蒲葦文忠

趙丞相廢光立寧可與權矣孟子所謂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者也惜不能燭幾未萌旋失佞胄抑猶患于心之有所恃乎人臣有功不居可以律已不可以責人况佞胄何人也朱晦菴及羅點葉適皆儒者也其見理過于汝愚遠矣雖然三代以下善處廢立臨大事而斷者前霍光而後汝愚光受武帝之託而汝愚未膺壽皇之命則汝愚尤不可及哉光有張安世田延年韓增趙充國諸人爲之先後而汝愚黨解權去而不知茲所以敗也王允行董卓之誅而不能靖亂無亦志滿慮疎夫履傷恃不知天下禍患出智計之不及料者正多也允才十倍汝愚而乃有此敗則持盈定傾功成名遂而身退唯伊尹一人也與王汝言董草讀李文忠傳

文集十

四

越中徐氏重刊

嘗讀宋史岳飛破金一日奉十二金牌召還百姓遮道慟哭飛泣諭之曰我義不得復留未嘗不仰天椎心泣血也及觀國史至李文忠構應昌獲元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宮人并歷代金寶玉冊以歸又嘆曰人之生世固有幸不幸哉當金元之盛也以韓世忠劉琦諸將奔命而不足及其衰也以劉福通關先生諸盜馳騁而有餘故金之亡孟珙入蔡州元之亡徐達平大都至應昌捷而彼運始盡矣前此文忠有

大同之捷常遇春有上都之捷徐達有太原定西之捷後馮
勝有金山之捷計其戰功亦僅半于宋乃宋竟不支何也豈
自屈者無勝圖得天者有偉畧歟文忠之忠勇不後于飛飛
遇宋高抱痛以死文忠遇太祖而成吉甫方叔之功自石晉
賂德光以來遼金元世守四百年之地得復見漢官威儀伯
顏渡江六宮北徙粘罕入汴二帝東遷和尚完普夢叶于文
忠之三十二年於乎盛哉

姚江書院訓約

甲戌

廷采生質固陋制行拙迂幼幸從祖父入姚江書院與

聞沈史諸先生緒論復受業韓夫子朝夕面命數十年

文集十

望

越中徐氏重刊

來頑鈍猶昔茲遇黃岡韋明府來蒞吾邑育材興學猥
辟廷采濫充斯席自愧業不精行不立無所挾持與姚

中君子相周旋敬述所聞於師條次訓約十則務期諸

君恪遵砥礪以無負作人盛典記曰敦學半於廷采有

積教深幸焉

一日立意宜誠

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純學問事功

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

先儒陳真晟謂誠意是大學鐵門關蕺山劉子揭慎獨爲

宗旨拙修史先生每警門人以立誠爲第一步一念虛假

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卽今諸生讀書是眞讀書做人
四 是眞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候淺深自是各別要不相妨
但能從爲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說忠信進
德云如項羽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
心須辦此志向方得無錯異日那官顯貴無能進資則全
二 日勸理宜精詳善輩未善與猛員及出入野言優獎對具
人情物理事勢皆聖人之學故曰道一以貫之又曰合外
三 內之道此理甚寬守着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
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適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
義之義行堅言辯亦謂之誠可乎拙脩史先生言學問自
有向上功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足之地正是此意
三 日倫紀宜敦
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之本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
二 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未膺民社晨夕出入但有愛親敬長
兩事此處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卽今
覩然人面坐擁書史友朋相對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
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心計數
四 日威儀宜攝
天資聰慧謙和將自是各取要本味也
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

請事斯語其次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
徹上徹下功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惰慢不
設乃恟慄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夫子言不重則不威
重字是學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輕習未除
此等痼疾惟真實用功從無間斷始能推勘俗薄風漓後
生輕傲而長輩益謙退誰與發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
無暴其氣此學問之牆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爲法

五日識量宜弘

世間多少難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較量振衣子似岡濯足

萬里流不可不具此氣概易日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文集十

聖

越中徐氏重刊

兼此兩者乃能覆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
天地相似吾輩不可不以天地爲心至如人品學術交游
趨向或有小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失斯甚從來朱陸
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俱要掃除好學之士只問自家
得力何如過失何如安得道聽口傳坐論他人是非同異
坦懷相遇平心觀理何彼何此會見萬物皆備于我

六日取與宜嚴

韓夫子每述師訓言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窒智爲
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貪爲
本于矧一介一切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

豈容私小陷溺當務謹身節用量入爲出絕去分外希望
正是自家監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做而

行之

七日學術宜端辨其真偽辨其精粗辨其文法以入林藪不

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皆

汙世揀雜之說每見近來扶箕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陋習

老佛所唾棄賢者亦嘗爲之哉山劉子改了凡功過格爲

人譜專紀過不錄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爲

入主事君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二氏不同凡吾同人

須卓然信得及推之冠婚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己正人

文集十

望

越中徐氏重刊

移風易俗誠吾輩分內事

八日讀書宜進

古者八歲入小學習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

收放心徵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不行手足旣閒身心俱

軟迨乎應務動獲窒碍談性命則入于空虛慕功名則流

于夸大雜道器爲二明德新民大學之功俱無安頓處迨

後專習舉業終其身做精神於無用之文是以人材遠不

如古茲姑無甚高論卽於讀書中尋取本原畧做山陰徐

伯調課以五經左國史漢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唐宋大

家古文分爲經緯每日讀經五頁史五頁古文五六頁約

年可一週至看書之法先虛心涵泳四子本文次釋傳註
或問及大全中朱子之說寢食于斯恍有涖泊及至下筆
汨汨然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半日靜坐
半日讀書原非劃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

九日舉業宜醕

自制科取士以來名臣良更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
此何得僅視爲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終不成家先
正作文以先秦西漢唐宋大家之氣寫程朱之理理是生
法氣是生才氣貴清不貴粗理貴微不貴鑿法貴老不貴
平才貴橫不貴巧四者同出一原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

文集十

學 越中徐氏重刊

途養之詩書之源沉浸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
法才氣一時俱到理不傷氣法不掩才斯爲大雅家長孺
先生言八股須自出手眼與日逐看語錄同一心思而調
度各別既是文章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要分外出奇而
又不必苦苦着意求之艱難只是看題扼要段段見作意
耳若胸無根柢而動言歸唐金陳耳食何異

十日功課宜勤

業精於勤敏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
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逆師燕辟廢學
豈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凌亂泛闊毋進銳

進退速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
管云氣之疎密心之存否即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
輩相觀而善要各各監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弔博奕傳奇
世小說一切非聖之書非禮之事固當耻而不爲安石圍碁
與何如士行運巖似此借陰方有功課觀盡前卷以爲愚
乎此右十條非託空言務期實踐廷采旣叨末席意欲嚴
梁主君以致和更望諸君道義相成忠告善道虛公相與毋
辛未冬立私交自愛愛人補廷采所未逮廷采有過亦祈無
藉辭只犯無隱從容規切當虛心以改姚江固陽明夫子闕
里也去世未遠近居亦甚賢才蔚興將在今日心乎
文集十 四七 越中徐氏重刊
愛矣跛子望之 詩經見課小引
辛未冬余讀書陶氏之鏡佩樓時病纔起嬾事制舉業聞取
架上詩傳授長子承濂承濂亦病纔起輒又病不能竟讀或
半日一讀一輟陶君笑謂余曰吾子與先生子才頗相當年
與病又不相下業專易矣且兼詩懼不勝盍節畧以爲易受
地乎余曰唯唯古未有取聖人旣刪之經更其篤次意爲去
取者然亦有說明經將以致用漢儒一生第窮一經立朝服
官大節皆取足其中今人不唯其用之爲徒貪多務得思攫
取詞藻雷同勦說而已才力薄而見聞漁獵之富或反過乎

古人乃如之人盡身通六藝者也可謂之明經乎夫紀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鉤其玄斯道也有行之矣其分門摘類脫落掛漏專事節畧而忘全經斯攫取勸說之尤甚余小子又烏乎敢陶君以爲然請卒成之于是晨夕講誦隨手抄錄月而積之得幽風幽雅幽頌爲一帙鄉飲酒升歌鹿鳴至合樂關雖爲一帙郊廟樂章爲一帙戎祀燕享之類爲一帙周自后稷迄于文武先後世系爲一帙宣王中興之詩爲一帙衛武公三詩爲一帙十五國風正變爲一帙變雅爲一帙魯頌商頌又自爲一帙凡十卷得三百篇三之二焉善學者讀全經

之文而參覽于是編不無足以相發者錄成授承濂及陶君

文集十

四

越中徐氏重刊

子金鐸使私藏之曰爲爾輩設毋令人見謂余穉且狂也十

月旣望姚江邵廷采記

刻姚江書院志畧端由

庚午

采承先人付託之重圖取書院往蹟勒成一書久而未能已已冬偕同人請无休董隱君爲諸先生立傳隱君曰書院之立所重惟學諸先生之學余聞之夙矣抑其制行之卓語言之妙子其良次以佐余討論所未悉采因于笥中出大父魯公先生所手輯義學緣起院規請益教言稽古數十則并吾之俞先生學要徵畧呈隱君隱君乃卽舊本所載合之劉子全書洎于譜志及諸門人之稱述諸先生者博採而慎收之

凡匝月中成大傳大小傳十七復爲之記并條次諸先生所著序言紀事等篇爲上下二卷總名之曰書院志畧已隱君猶未厭意命采入姚江再蒐之同人無以應采仍繙先人存稿復得沈管史韓四先生遺大父書及趙不疑先生與家安元先生欲爲沈管兩先生立傳書學會質疑數紙旣又得孫少保楊中翰與管史兩先生唱和詩札家得魯先生與鄭奠維先生始創義倉緣起隱君復增訂之于以起文成之絕脈并闡蕺山之微言蓋是書非一邑之書而天下之書抑非一時之書于百世之書也采竊心喜以爲祖父所欲成而未及爲二十年圖之不遂者一旦得受成書于隱君何幸如之旣又念大父眈明儒書甚富自文成王子以下曰仁緒山東郭南野及蒙泉燕詒之錄靡不鈎串提要每月學會必手書先儒語共相問答當采讀四子書時便欲提撕本原出入教以孝弟忠信語之以必爲聖人所隨舉語多詳經而畧史屢告以客座私祝先康節詩句與朱子家禮勿示以縱橫詭道文門無襍賓所與居皆義學侶也大父之于學勤矣王子有言曰程朱沒後師友道亡夫師友之道亡則學亡祖父之澤亡則師友亦亡世有念師友而思祖父者諒不以是編謂余小子擅也畧之云者隱君曰此亦因所見而粗集其梗概耳其諸未備冀有心院事而深契諸先生之宿昔者爲加詳焉

萬授一日民生有三事之如一邵子茲刻其有親有師矣
講學明善以正人心則事君之義無不在是也邵子茲刻
其有功三事豈不偉哉
擬徵啟禎遺書謝表

伏以筆削紀前朝賞罰出大君之命是非明異代文章持萬
世之公事慮久而漸湮徵求宜豫道與天而均重編次非輕
古者一史自出于一人或以父子而世其業後世眾傳分成
于眾手至以崇卑而監其官馬遷分散數家刊落猶多未盡
范氏淹通後傳條例且虞過煩晉書經瀛洲之十八士而始
成宋史費歐陽之百萬言而尤雜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
以時固欲自成一家之體然述一事而先後不同敘一人而
彼此不同遂至踵壞百代之書又况周臣不立韓通國嫌宜
慎唐錄難私張說公道誰明魏則爲王蜀則爲寇名儒且與
陳壽同譏按之天地揚之上天何物敢與魏收作色總之本
朝自尊其人物多稱賢者而不列小人若夫後王追定其權
衡當討大夫而并及天子恭惟皇帝陛下志在春秋書
成律例謂有明歷年三百載得統紹漢唐之隆傳世十六王
致治追殷夏之烈母儀咸備配宋曹高祖訓集成同周損益
特其文網太盛關雎麟趾之意終有忝于二南綜核過嚴濶
達忠厚之風似難符乎七制是皆太祖詒謀之未善更遇文

皇繼序之非經靖難之爭大禮之爭三案之爭士氣衰而愈憤門戶之臺諫與流寇之轉戰俱亡詔獄之弊厥衛之弊廷杖之弊官常毀而無餘閹寺之刑威憑諸賢之碧膏誠痛宣孝短祚世神永年皆爲氣運之薄徐李推誠于王再造並流天地之名蓋始也高帝之肇規模懲寬獨嚴墨吏究也思陵之殉社稷升遐尙念蒼生一代無奇功故百姓蒙其休養累朝多教澤故縉紳皆重廉隅第正嘉以前之書足徵文獻敢頑以後之事半散冰灰伯喈之逸才恐其亡形江海所南之心史亦虞緘囊金函若不及此蒐羅何以終其條貫紀表志得當如班掾之精嚴毋仍應泰紀事之體予奪貶褒願學文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公之平恕勿等李贊續書之偏臣等向未窺中祕之藏早留心于著作今幸值承明之選反汗面于編摩因思作史之難非獨其文不易以昌黎之強直尙避譏彈如廬陵之博通猶辭參閱所以野史得行其獨見而素心難證于同修宜開忌諱之門大肆專家之學伏願除俗弊而布寬政若明祖之聽劉基無欲速以致太平法孝宗之用大夏復建文之號不必別立革朝之名存宏光之年使得概從亡國之例封周子南君以備賓恪禮嘉客于淫威置守陵之吏以護寢園感百神而垂泣

題蘭亭劉生喜容

鏡之面畫之影其幻一也天之昇形於我與我之託形於鏡與畫亦豈或異安知鏡與畫之非真我之非幻乎我故爲幻而責真于鏡與畫亦見其惑也余怪世人好圖小影顏之曰喜容夫情有七而喜特其一容有九而喜之容又特其一曷獨以喜名容曰喜天地之仁氣也春生爲仁仁統四端根心生色施于四體惟仁者其容舒乃克有喜焉喜不僭而七情九容舉不忒焉矣顧置一鏡一畫于此閱歲視更熟觀之每不相似則又以疑鏡之爲真畫之爲幻也然而世且圖之者以真將藉幻以留也抑感洪範三五事一曰貌而言視聽從之其本則起于思思之幾有聖有狂貌言視聽隨所思而變

文集十

至

越中徐氏重刊

我之真其在斯乎不歸其真而徒執其向所圖之容曰我固坐是立是山水環我花石繞我魚鳥依我我則儼然君是畫者也彼山水花石有知毋乃笑此蚩蚩者之非故我與劉生弱冠而圖喜容卽之若真有喜者余則謂生方盛顏能慎其思以進于日強莊敬泊乎耄年而鏡中之劉生與畫中之劉生恒似而不相其爲喜也乃更多矣是則余之所羨于生者也

登州觀德亭記跋

仁和王公繪登州圖作觀德亭記余披覽伏讀凡海氣之吞見日月之沉升蒼庚之眈積財圖之習禮雖未至登一一如

矚諸目甚哉公之圖與文曲寫公之心也登故官山府海國
下逮趙宋坡公卅守時尙稱全盛未至如公文所云凋敝以
是知地有升降政由俗革卽一登而他郡可知天下可知已
然惟山川壞性終古不移至于郭屋建置民戶充蕃物產土
俗之豐腴窳秀固皆可以人力復旋而轉之存乎其時登與
遼之金復海蓋一航相望隋唐征高麗舟師皆自登出明萬
厯授朝鮮間使轉運取道沙門島迨天啟初加設防撫重以
東江吳橋之役兵連不解太守令長往往僑治鄉聚今海隅
日出竝爲一家烽火晏然民安枕樂生六十餘載矣公當歎
歲後至正己恤屬輕徭平賦四年之間元氣漸紓流民之圖
可無繪令後世志風俗者以斯文爲失實孰知旋而轉之者
之存乎公也公云射以觀德未有不正身而可居人上者凡
司牧其各寫一通銘之座前乎

紀養說

昌邑之厨有司養焉以前熬微失遭主人譴責蚩無一言主
人色轉霽使益前問其姓曰紀氏問其名曰年長矣不知名
更問則顧而嘻曰吾司養卽以養名可乎余曰曷謂養無知
養有知也合于古者命名以事之義矣按春秋傳魯莊公元
年齊使遷紀邢鄆鄆在昌邑蓋齊將滅紀遷三邑之民而
取其地是由鄆遷非如縣志所云遷于鄆也然則養之先以

是年彼遷入齊而養今在此者豈其世遠遞傳復轉徙而至
此耶抑天心好還滅紀之後二百餘年齊亦旋奪紀子孫沐
田氏之寬政得以返其初服耶春秋大復仇雖以齊襄荒暴
不斥其滅紀之罪而書紀侯大去其國又書紀季以鄒入于
齊紀侯者知其先之深有怨于齊齊不我釋而已之力不足
以抗也故委國于季而去季亦不惜屈己以延廟祀其後紀
侯卒夫人姬氏不以存亡易意不魯是歸而鄒是歸卒而葬
焉是以紀亡而書紀叔姬文繁不殺固深嘉姬之守義而亦
兼予齊之能以禮處紀也吾于是而有感于德怨之際人性
之本亦天理之平戰爭土地之隙微而祖宗被讒烹餓之釁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大九世以內尚如此矧父母兄弟舉宗侮辱已晏然南面袁
冕有天下之半乃覩顏稽顙臣事仇讐銅錡天下之口以護
奸邪屠殺忠義之臣以怡敵國果人性乎天理乎張子有言
太虛不能不散而爲氣氣不能不散而爲物物不能不散而
爲太虛夫聚而爲物則有性有性則有喜怒哀樂得其節而
處之以禮仍散而爲太虛怨仇者哀與怒之發也不發則滅
性發而非以禮節則害虛如雷之起無聲而仍復于無聲復
于禮也此其節也不然物之撓震擊而得傷者豈少哉曹操
之復仇雷之失其節者也是無禮之尤也齊紀之事庶幾乎
得平是以夫子交不貶也抑邈齊師遷紀之年迄于今養鼓

乃以養之年二千六七百歲其間日之爲甲子者以萬計爲世者以數百計天下之變遷淪毀何可勝道而紀之苗裔尙有存者豈其先固嘗有功德于朝又其能善處亡不忍闕其民以僥幸于難可成之勝故當時固不矜其祀而百世亦竟得保其嗣耶然而凡此者養皆不知也夫不知非其愚之罪也養之天也姜與紀交惡于當年而今比處于邑中而不偏蓋怨毒之散也久矣聚而爲氣散而爲虛天之所爲無心也養之無知其天也

叔崑珍曰日本正蒙立言拈禮字發先儒未發方不是老莊佛之旨

文集十

聖 越中徐氏重刊

後蒙說

采十一歲從先大父受書爲作蒙說今年辛未采四十四歲伯子承濂纔十歲仲子承明甫七歲質性下愚視采尤甚自愧無以教之回憶大父曩時爲之淚下口授鄙語名曰後蒙說聊志不忘先子之意云爾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故聖人也故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傳者何傳道也欲傳聖人之道不可以不知聖人之學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謂之五帝禹湯文武謂之三王

夏商周謂之三代天下之主謂之天子一國之主謂之諸侯
諸侯有五等曰公曰侯曰伯曰子曰男 孔子魯人也生于
春秋之世不得行其道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爲萬
世師 詩書禮樂周易春秋是爲六經易書詩禮記左傳公
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是爲十三經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是爲四書論語孔子門人所述也大學曾
子門人所述也聖經一章則孔子之言也中庸孔子孫子思
所述也孟子與萬章之徒著書七篇卽名爲孟子蓋孟子鄒
人生於戰國之世去魏適齊道終不行因追述唐虞三代之
德推明孔子之學萬世以後尊孟子爲亞聖大賢以其功業
雖不見于當時負荷道統而學在也所謂學者學賢人學聖
人必以孔子孟子爲師孔孟之道孝悌而已矣仁義而已矣
不愛親非孝也不敬長非悌也居心殘忍非仁也處事失宜
非義也非孝非悌非仁非義非人也所謂學者學爲人而已
矣小子識之

文集十

至

越中徐氏重刊

大經經綸此五者之經也親義序別信要而言之止是誠

故誠於事父卽孝子矣誠於事君卽忠臣矣誠者天之道乃天命之性思誠者人之道則復性之功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明此而已矣老佛二家離卻經綸大經高言立本知化所以都無根蒂全屬虛假先儒言其用誤者其體未有不差又曰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聖賢之眞傳也人有性有情有才性善則情亦善才亦善愚夫愚婦皆有性之人卽皆有才情之人但入之才情當用之于忠孝節義不當用之于詞章藻繪漢之諸葛武侯唐之郭汾陽王宋之岳忠武王文文山丞相有才情之人也宋之施全明之補鍋匠東湖樵夫亦有才情之人也何也忠孝節義各率其性無大小一也鞠躬

文集十

至

越中徐氏重刊

盡瘁死而後已武侯之所以爲武侯也克復二京夷險一節汾陽之所以爲汾陽也全師歸朝恪共君命忠武之所以爲忠武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文山之所以爲文山也是數人者之豐功烈行與愚夫愚婦之與知與能一而已矣是眞有才情之人也彼文家之司馬相如揚雄詩家之沈佺期宋之問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而世方以才人情人目之亦見其惑也有志之士空樸無華思力返其天真不苟同于時好母爲世之稱才情者所惑庶幾養一身之元氣以培祖宗之元氣且合天地之元氣盡性至命之學何必不在是乎易曰保合太和此之謂也

諸葛亮諡武侯佐後漢昭烈皇帝其出師表有云臣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郭子儀封汾陽王安祿山反陷東京洛陽西京長安子儀佐唐肅宗收復之西京卽今陝西西安府東京卽今河南河南府也岳飛諡忠武王佐宋高宗破金兵于朱仙鎮好臣秦檜主和議一日發十二金牌召還下獄死文天祥號文山事宋恭宗端宗兵敗爲元兵所執宋亡元世祖殺天祥其告先太師墓文有曰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施全宋高宗時軍士欲殺秦檜爲檜所殺明成祖入南京惠宗遜去有東湖樵夫聞皇帝崩大

慟投水而死又有忠臣埋姓名爲補鍋匠

文集一

五

越中徐氏重刊

人生天地間焉可不知上天下地天之所以爲天吾不得而見矣其形而下者則有四時有五行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春爲木爲東方於易之八卦爲震夏爲火爲南方於易之八卦爲離秋爲金爲西方於易之八卦爲兌冬爲水爲北方於易之八卦爲坎四時之季爲土爲中央於易之八卦爲坤日月寒暑往來相推而歲成焉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其行一日一週日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退而復與天會月行一日不及天十三度積三十日退而復與日會故月以月計歲以日計其間氣盈朔虛有縮有盈則爲之置閏書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協時月正日

蓋謂此也。至於星辰之數二十八宿不動爲經五星交錯於其間常動爲緯辰水也熒惑火也歲木也太白金也鎮土也是謂緯星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鳥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嘴參北方元武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是謂經星惟經星與天河不動故因此以知天行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又曰七月流火蓋謂此也。至于南至牽牛爲冬至北至東井爲夏至東至角爲春分西至婁爲秋分日行亦以經星爲節日月交會之度爲辰每月一會故一歲十二辰。日食非晦則朔月食必于望月掩日而日爲之奪則日食退而自掩則月食皆陰盛陽微伐鼓救變所以扶陽抑陰學者不可不知此意也若夫節宣陰陽範圍天地令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則存乎聖人之致中和而贊化育下此恐懼修省念用庶徵君子固有所不廢焉。

文集十

壬

越中徐氏重刊

地有九州而高下因焉西北高而東南下故西北多山東南爲大海大海南接廣東瓊州自廣東而東南爲福建自福建而北東爲浙江又北東爲南京之地又正東爲山東自山東而北爲遼東之金復海蓋與朝鮮相接自廣東至于朝鮮綿亘萬里外皆爲海故曰地不滿東南易之圖圖兌居東南其此意也。西北之山起崑崙黃河之源在焉書曰導河積石

至于龍門以崑崙尙在西域去中國遠故導河自龍門積石始龍門積石在雍州之域今陝西延安界也長江之源爲岷山在今四川漢水之源爲嶓冢在今陝西之漢中皆古梁州域內淮水之源爲桐栢在今河南之南陽古豫州域內濟水之源爲王屋在今山西之平陽古冀州域內江淮河濟號稱四瀆而皆發源于西北諸山易之圓圖良居西北其此意也

山之最尊者爲五嶽而發源之山不在列中岳嵩山在豫州今河南南陽境南岳衡山在荊州今湖廣衡州境東岳泰山在兗州今山東濟南境西岳華山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境北岳恒山在冀州今北直真定境中岳建天地之中而其餘

文集十

李

越中徐氏重刊

四岳則古者天子巡狩朝會諸侯必於此焉禮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蓋山川之大者天子之待之其隆禮如此至禹貢九州之域長江以南止有荆揚兩州荆今之湖廣江西是也揚今南京浙江是也若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名爲五嶺以南不列五服職方內惟堯典有宅南交記稱舜崩於蒼梧則南極交趾粵西矣要皆羈縻弗絕非必盡登貢賦如今日之盛長江以北七州青兗皆今山東徐爲淮徐豫則今河南五府而河北三府屬冀冀州所轄最廣今山西北直皆是陝西四川當天下之半是爲雍梁舜時分青爲營裂冀爲幽并始有十二州之名所謂封十有二山者十州以一山

爲鎮越之南鎮卽揚州之鎮山舜所封也。至九州封國上
應二十八宿各有分野後儒雖多附會其理與數亦不能盡
明要之大端不爽俟年紀長成能讀漢書地理志當自知之
聖人之學在躬行讀書其一端也然欲發明心理知古今識
事變濟時行道揚名顯親自非讀書皆無由致故程子曰進
學在致知朱子曰讀書起家之本古人亦有託于農畝高尙
其事者諸葛武侯之躬耕南陽陶靖節徵士之東軒嘯傲其
人固讀書人也若不讀而耕則農夫而已矣况祖宗世以讀
書傳家荒其業而嬉是爲不孝舍其舊而他途是謀是爲無
恥奚可哉奚可哉。讀書之序四書讀畢一年而習經五年
年可畢五經經學既通以及諸子百家俱有本矣古文自左
傳始國策不必多讀因蘇張習氣壞人心術宜多讀漢儒董
仲舒王吉魏相劉向匡衡之文其餘取雄健嚴謹賈誼司馬
遷相如班固要當成誦此外可勿問也唐宋大家韓歐最上
卓然傳經紀事之言柳文亦不宜多讀朱子謂其易令後生
氣促三蘇曾氏俱好惟王氏叛道篡聖當黜能不惑于從前
習見方爲有識之士他如十三經二十一史及宋以後文隨
精神識力所能加而多方採擇之非可預講也。三皇之書
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易之八卦謂之八索九州圖
籍謂之九丘傳稱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

此也

易始伏羲初有畫既有卦卒有圖是謂無文之易其後夏連山首良商歸藏首坤周乾坤首乾則皆有文之易謂之三易今序卦上下經之次第自乾至于未濟終焉者周易也四聖人之意總以易冒天下之道使人得以遷善改過趨吉避凶而懼以終始不失乎天理之正而已程傳自發義理朱子推明本義本義云者以伏羲還伏羲以文王還文王以周公還周公以孔子還孔子讀四聖人之書前後不必相顧然後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之趣相叩而益出焉知是意也易可勝用哉

書記虞夏商周四代之政事西山蔡氏序書傳言欲

文集十

奎

越中徐氏重刊

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爲道當求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心與程子論周官法度而推本關雎麟趾之意大畧相似詩有六義比興賦風雅頌風者民間之詩天子巡狩太師陳之雅頌則朝廟之樂章皆公卿所作其體不同其用亦異故學詩之益典觀羣怨事父事君鳥獸草木無所不可而其爲教之本則一言以蔽之日思無邪人能止邪于未形不爲物交牽引于詩道也庶幾矣春秋始魯隱公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周室東遷王迹熄而雅詩亡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當二王之行事隱公之後爲桓公次莊公次閔公次僖公次文公次宣公次成公次襄公次昭公次定公次哀公終春秋十二公

二百四十二年絕筆于哀公之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春秋者左氏非丘明司馬遷謂左丘失明爰著國語者誤也晉杜預注左氏春秋最爲詳密宋林堯叟推廣其說後人比而刻之謂之杜林合註讀春秋當從杜林合註始至于公羊高穀梁赤皆子夏門人漢人表章六經並立公羊穀梁傳而左氏不列於學官故劉歆移讓太常博士以此爲言自胡文定作傳以後記事者必推左而談理者專尊胡雖聖人作不能易矣讀禮之法以儀禮周禮爲經大戴小戴爲註儀禮周禮作于周公而戴記多出漢儒傳會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乎能擇于三禮之中者其于古書之正僞昭昭然白黑分也復何有哉

文集十

奎

越中徐氏重刊

讀論語者須先識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仁之體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之方也克己復禮旣竭吾才顏子之勇於仁也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曾子之強且毅于仁也此顏曾二子所以得聖學之傳而仲弓子貢以下諸賢莫能及也博施濟眾不欲無加終身可行夫子三答子貢皆教以強恕求仁教仲弓亦如此此千聖之學人心惟危四言盡之矣孟子之不動心所以持人心之危也其曰性善則所以明道心之微也後世商鞅之變法李斯之助虐王莽之肇篡楊雄王安石之僭經蔑聖皆由一念人心之危而熾堯舜三代

之治功濂洛關閩之學術亦由一念道心之微而開吁可畏
哉自昔不賦五之世學也七十子之中讀學庸者須先識誠誠者天道也人必學天方盡人道故曰
無所爲而爲之爲天理有所爲而爲之爲人欲不怨不尤下
學上達合天人而貫之者其誠乎未發之中誠之復也中節
之和誠之通也天命之不已隱然行于喜怒哀樂間人自日
用而不知耳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是誠之體也君子知其
在我而畏天命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其中以生和氣極
其至而天地位萬物育求誠之功皆于未發處實用其力未
發一差見于七情動于九容施於百行無不差者故曰天下
之大本也所謂獨也慎者慎此而已戴山劉子以意爲心之
所存非所發雖與朱子異然按之經文印之先儒其說皆合
于聖萬聖從事之途未有不從立大本起者若以所發言而
曰欲正其心之本先誠其意之末其途之相去不亦萬里乎
行文當從傳註然劉子此論實精且正發明先聖之微言後
生不可不知也入而貫之者其誠乎未發之中誠之復也中節
先儒云欲知顏子所樂何事當先知顏子所好何學夫子自
言樂以忘憂樂亦在其中矣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不改其
樂自言不如丘之好學也七十子之中獨稱回也爲好學孔
顏同爲此學卽同有此樂也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好之者

不如樂之者樂固是學問盡頭曾點已見大意是見及此顏
子直詣及此矣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篤志從事乎此者
亦尙在好之界上然功夫切實點或反遜于開觀其屢以哂
由爲疑是自家信不及處畢竟如何好學曰食無求飽居
無求安敏事慎言就正有道如此之謂好學更約其實則一
言以蔽之曰主忠信而已矣必有忠信如丘而不能主所以
不免爲鄉人而主忠信者可以爲聖人也忠信卽誠也天之
道也主忠信卽思誠也人之道也忠信卽道心惟微也不主
忠信則物交牽引必有非所主者卽所謂人心惟危也何以
主之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是精以主之篤行之
是一以主之

文集十

奎 越中徐氏重刊

七篇之中歷敘道統者三幾希章言人禽之關吾心存亡之
所由繫也好辯章言治亂之運世道存亡之所由繫也未章
見知聞知則自堯舜以至孔子而後孟子直自任一個人矣
要之此道非知不開故伊尹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子天民之先覺能覺則能存此幾希始見惟人萬物之靈
有以異于禽獸彼庶民去之直不知不覺嗚然與鳥獸伍耳
然業以先覺自居則此身便與世道相關故伊尹幡然應湯
伐夏救民禹抑洪水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討亂賊孟
子距楊墨皆是此意旋乾轉坤功業從幾希中做出卽從此

知中開出方是聖賢之出處有體有用之學萬物一體生來原是如此不容絲毫虧欠此之謂能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贊化育參天地

古之封建唐虞夏之時約萬國商時三千周初千八百國至于春秋國之見于經傳者一百六十有五而戰國之時七國秦最强六國出幣以事秦名爲連橫蘇秦言從張儀言橫惟爲合從六國出幣以事秦名爲連橫蘇秦言從張儀言橫惟孟子言王道春秋之齊太公之後也姜姓戰國之齊陳公子完之子孫舜之後也田姓完奔齊爲齊桓公工正及陳文子而大至陳成子弑簡公成子之孫田和遂篡齊卽齊宣王之祖也七國惟秦楚燕仍春秋之舊其餘皆非舊國田氏篡齊而太公之齊亡韓趙魏分晉名爲三晉而唐叔之晉亡孔子嘗言之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春秋之變爲戰國也政逮大夫之極也春秋之時天下之所擯者唯楚以其僭王猶夏也戰國之時天下之所擯者惟秦以其蠶食六國也春秋之時天下猶有禮教戰國之時天下惟知戰爭封建井田學校凡先王所以治天下之具皆亡于戰國六國吞并小國秦又滅六國而封建廢封建廢則爲今日之郡縣矣商鞅相秦孝公始變法開阡陌而井田廢井田廢則民無恒產而失其養矣輕仁義之士重遊說之徒而學校廢學校廢

則處士橫議而教益衰矣先王治天下之具特封建井田學校以爲綱維三者旣亡雖有良法美意皆無所施後世之民所以不得沐唐虞三代之化自戰國始孟子答北宮錡封建之制也答滕文公學校井田之制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必以仁義爲本而復井田學校此孟子之大畧觀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及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之說其不欲遂廢封建可知具此懷抱還有管仲晏子在其意中否又何論公孫衍張儀孫衍張儀凡講書都要從天命之謂性句看下來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新民德與民皆受于天故能盡其性則人性物性合下俱在內性之德合外內之道不得分明德爲內新民爲外修己以敬卽修己以安人安百姓自是歇手不得性至善不離乎氣而實不雜乎氣純乎天理而無人欲故明明德新民皆當求盡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孟子願學孔子不安于其體而微諸賢以其明明德之未止于至善也治不若唐虞三代而僅如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明之宣孝新民之未止于至善也故止于至善者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人而天

文集十

奎

越中徐氏重刊

一切學問功夫都不論未事臨事總無可間斷以存心之功而言靜時存養動時又要省察以致知之功而言平時考究

臨事又當研審如子入太廟每事問可見不盡者而體之察
問一事必有一理逐物而格之不已勞乎日不勞理皆本于
心合下是一以貫之朱子謂非存心無以致知須要心作得
主宰若俗儒詞章訓詁之學一切向外馳求不用心于內
卽浩博如馬班其歸無益此則不勝勞耳先儒以讀書爲玩
物喪志正指此病言聖門格物之功豈慮有此異會嚴慎
身所以載此明德者也耳司聽目司視鼻司臭口司言語飲
食手足司運用動容周旋皆合禮是謂身修然心爲身之大
體耳目手足口鼻爲小體小體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
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故修身必先正心至于意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動而無動發而未發凡好善惡惡皆依
其天率其性以出方謂之誠但知未致雖欲誠意其道無由
昔漳州布衣陳真晟謂誠意爲大學鐵門關致知三字乃其
玉鑰匙最說得好知卽吾心本然之知所爲虛靈不昧者也
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盡格物之功漸漸積累會通則眾
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是謂物
格知至知至之後自誠意以下節節有功夫一一有事業其
功不可闕而序不可紊聖賢學問要在知行並進格物窮理
如此乎致知以修身則察之無不盡誠意正心如此乎力行
以修身則由之無不盡舉吾身之察之無不盡者而措之家

國天下則知之無不明舉吾身之由之無不盡者而措之家
國天下則處之無不當知明處當是之謂齊是之謂治是之
謂平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三綱領中旣指出本末終
始復於八條目中指出本末厚薄使人知求端用力之方乃
知管仲之器小唐太宗之仁義皆其本亂而薄于父子夫婦
兄弟之間者欲坐奏治平無由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虛
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靈也且晝楛亡後平旦之氣其好
惡仍自與人相近雖不仁之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休惕惻
隱之心噫爾蹴爾之食乞人亦不屑受是不昧也合虛靈不
昧而此理常存乃見明德明之者格物致知明以明之誠意

文集十

李

越中徐氏重刊

正心修身誠以明之用力之久人欲淨盡氣稟俱化無聲無
臭至矣

氣稟有厚薄清濁有生之初便有此稟在天地亦無如何然
天地亦有氣質之累凡日月過四時忒冬有愆陽夏有伏陰
皆氣質爲之但有至誠參贊則於穆不已之命自然流行其
中人則便不能如天地多受其桎梏而不化衆數人一堂或
粗猛或重滯或明決或拘謹不出高明沉潛二途如聖門閭
闈侃侃行行諸賢各由學問陶鎔乃有此等氣象下此鮮不
拘于氣質由也不得其死終是氣質變化未盡此則致知格
物之功有虧以致心意之間必信必果多有正非所正誠非

所誠者故夫子告由于致知之功再三致意韓文公原道足羽翼聖經而不及致知先儒議之大學之所謂知止合定靜安慮得而言非異端虛無頓悟之謂也
人欲所蔽是有生之後如江河之日下不可返然亦有生之初氣質中帶來人有氣始有身有身便有欲口于味目于色耳于聲鼻于臭四肢於安佚此人之情亦謂之性書曰人心惟危又曰惟天生民有欲正謂此也道心甚微人欲熾則道心爲其所蔽故惟精惟一能擇能守庶其天全而明德之在我者不失矣

新民止欲民其明其明德故下云欲明明德于天下剛柔緩

文集十

十

越中徐氏重刊

急民之氣稟異矣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聖人制禮樂刑政以平其氣稟節其嗜欲人心風俗歷久必敝如琴瑟之不调必解而更張之其次者井田以養學校以教至於世變風移教化浹而王道成則新民之明效也
學文以明其理修行以踐其實主忠信以立其誠心行合一知行合一
是夫子之教文是言語文章明道之事非求工于言語文章者所能也夫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其大者也孝弟忠信一一體諸身而盡其精微之蘊爲法天下可傳後世是爲躬行君子行道之事也
小有才之人鮮不驕吝其故只是不學顏子唯好學故願無

伐善無施勞書曰汝唯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大禹周公之
盛德一也夫子與桓魋是善惡之對待魋與夫子俱不能違
天卽至善之流行圖奇書天胤無心而氣升皆也丹書玉圖
偶教濂兒小成卦畫問畫卦自下始乎日然天下事無不從
實地起者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故曰孝弟也者其
爲仁之本與行遠自邇下學上達皆是此意其職則子
臣弟友庸德也其功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未發之中立
天下之大本也如此方是中庸之學無聲無臭至矣此之謂
下學上達

文集十

主

越中徐氏重刊

分而爲三爲偶純奇純偶爲乾坤主乎奇爲震坎艮主乎偶
爲巽離兌以綜之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一地二
以至於十推而極于千萬胥是一矣書同律度量衡皆以黃
鍾之宮爲本其卦爲復所謂一之日也識得一字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皆在于
是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以此見曾子之深于易
書從一起圖從中起故學貴知本天不難無不難
讀易須先識圖河圖洛書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伏羲五圖
文王二圖聖人有心而無爲者也伏羲之時龍馬負圖而出
於河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

中一二三四五生數居內六七八九十成數居外奇偶皆兩
相配所謂對待之體也大禹之時神龜負書而出於洛其數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自一至九而無十
偶統于奇陽用事也河圖五十居中而一二三七九奇分處
四方之正二四六八四偶退處四隅之偏貴陽賤陰之義也
然洛書雖無十而九與一八與二七與三六與四橫視之皆
有十在焉所謂流行之用與圖相經緯者也

問伏羲取一二三四定四象之位取六七八九定四象之數
又取中宮之五十爲大衍之數圖不出易將不作乎曰易作
於聖人非從河圖起也聖人洗心藏密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已具全易之德矣顧其神明旁達百物不廢于天地間名象
無不博取兼收况於河圖啟天地之祕而溲造化之藏者乎
夫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此畫
卦之本也若圖之出適與作易相會聖人亦遂則之以明其
成變化而行鬼神之功先天而天不違此固其一端耳洛書
出于作易之後而其理通于易禹因之作九疇箕子傳之夫
子以洪範入周書明其爲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蓋亦莫非易
之用也妄意洪範九疇安知非因洛書以演易卽所稱夏之
連山大禹或別有全書在乎箕子之學識其大者其詳當不
止于是學者不可不知 地有九州并有九區皆象洛書之

數冀州之爲帝都九百畝之中爲公田卽五皇極之意
允疇以五行爲準以敬用五事統下八條爲人道用力處而
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終之條目最密蓋能敬用五事則入
五福不然便入六極開此二門以待人自趨自避而念用庶
徵又敬用功夫研密處乃天人交合之幾
有不善未嘗不知者顏子也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者舜
也顏子見得善惡分明舜則渾然皆善徵有先後生熟之別
三人行必有我師要識主善爲師意劉子人譜云無善而至
善心之體也師者師此而已故曰獨知主之擇字下便着從

改字此是慎獨實際此是致良知實際

文集十

圭

越中徐氏重刊

五行得土而和五事得思而通五色得黃而尊五聲得宮而
君元亨利貞得乾而運仁義禮智根乎心故曰乾元亨利貞
漢書每立一傳必先本其所治之經而終身服官行事因之
如王式以詩諫昌邑王夏侯勝以洪範占廢立董仲舒以春
秋對策是也其後劉歆輩附會玉莽誦六藝以文奸言故文
中子謂漢人解經經亡非指石渠虎觀諸儒也

作文如用兵練意練格練詞皆在平日平日不辦何以應猝
故將與敵習臨敵易將是無將也士與將習兵不識將是無
兵也馬與士習臨陣易馬是無馬也凡八于題必有所短西
北之人短于舟楫東南之人短于騎射善用兵者避吾所短

用吾所長則前無堅敵矣又必能正而後用奇魏延請間道出斜谷取長安當時用其言或可大勝然不勝則大敗陳史譏武侯短于將畧非知兵之正者也雖然亦有不持寸刃御不習之卒遇大敵而輒克者忠義之氣勝也郭汾陽以敵卒卒二十抗吐蕃數十萬眾虞允文以一書生而成江中之功皆是道也故知見性者又作文之本也

童慎樞曰陡然下作文如用兵句已扼全勢正寫作文之法止十字下則暢論用兵而一結兜轉作文筆意高妙

閱史提要

六經中之尙書春秋經而史也自春秋後宋司馬溫公採十

文集十

字四 越中徐氏重刊

七史編資治通鑑朱子因之作綱目起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訖五代周恭帝禪位于宋史而經矣明商文毅公補宋元二代爲續綱目能不失朱子之意讀史者當閱綱目然後是非審而條例明童子始學則先記時代之前後更識歷年之長短而以次求之上下古今日積而多可以開廣聰明拓充志氣斷從孔子刪書之法自唐虞始唐帝堯伊耆姓高辛氏帝嚳之子代兄摯而有天下都平陽在位一百載禪於舜

陽在位一百載禪於舜

虞帝舜嬀姓黃帝昌意之後瞽子受堯禪而有天下都蒲

坂五十二載陟方乃死禪於禹

夏

大禹姁姓崇伯鯀之子受舜禪而有天下都安邑至相
為羿所篡少康中興至桀而亡傳世十七凡四百四十

歲

商

成湯子姓契之後放桀而有天下都亳屢經河患遷般
高宗中興至受而亡傳世三十凡六百四十五祀

周

武王姬姓稷之後文王之子伐受而有天下都鎬是為
西周厲王暴虐流於誅子宣王中興幽王復為犬戎所

滅子平王東遷洛邑遂棄西周之地是為東周至赧王

而亡傳世三十有八歷年八百七十有四

秦

伯益之後始皇嬴政莊襄王之子實姓呂氏吞二周滅
六國而有天下都長安始建號稱皇帝廢封建置郡縣

築長城以備匈奴焚書坑儒任法律之吏而唐虞三代

之遺法掃地盡矣始皇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

立胡亥陳涉項籍等起兵高弒胡亥立子嬰漢高帝兵

至出降項籍殺子嬰得間統四世而亡凡四十二年

裏為

四世

漢

高帝劉姓沛人晉士會子孫堯之後起于布衣除秦滅
項而有天下仍周秦之舊都長安是為西漢至平帝為

王莽所篡光武中興都洛陽是為東漢至獻帝又為曹

丕所篡昭烈退守巴蜀都成都與魏曹丕吳孫權三分

文集十

圭 越中徐氏重刊

天下是爲三國及子後主禪而亡漢得正統傳二十七

帝凡四百五十年魏都許西漢二百十年外加王莽僭

號稱新十五年更始一年共二百二十六年東漢一百

九十六年蜀漢四十四年

晉

武帝司馬炎懿之孫昭之子篡魏滅吳而有天下都洛

陽徙長安是爲西晉愍帝爲劉聰所滅元帝退守江東

實姓牛氏棄中原都建業是爲東晉是時五姓迭亂前

後南北共十六國至恭帝而亡得閩統傳十五主凡一

百五十五年

南北朝

南朝劉裕篡晉國號宋傳八主六十年蕭道成篡

文集十

共 越中徐氏重刊

宋國號齊五主二十四年蕭衍篡齊國號梁傳四主五

十六年陳霸先篡梁國號陳傳五主三十三年宋齊梁

陳皆都建業共一百七十三年北朝自拓跋珪并諸

國國號魏都平城至孝文帝弘改姓元氏用中國禮樂

徙洛陽後遭爾朱榮之亂分東西魏高歡篡東魏國號

齊都鄴宇文泰篡西魏國號周都長安周高祖宇文邕

滅齊盡有元魏之地爲楊堅所篡而亡南北朝之際天

下無統故綱目用列國例以甲子紀年而分註年號于

下蓋世道之大變也然猶先南後北取易中圓圖天地

定位之義有不得已之思焉

隋文帝揚堅漢楊震之後忠之子篡周滅陳而有天下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至恭帝而亡得開統傳三主凡三

十八年

唐

高祖李淵隴西人西涼王暠之後以子世民起兵滅羣雄受隋禪而有天下仍周隋之舊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天寶末安祿山反陷兩京元宗奔蜀肅宗卽位靈武用郭子儀李光弼爲將收復之唐自是遂失河北世有藩鎮之亂其後朱泚黃巢再陷長安至昭宣帝爲朱溫所篡而亡唐得正統傳二十帝凡二百九十年中經武

氏僭號稱周二十年

文集十

七

越中徐氏重刊

五代

朱溫從黃巢爲盜篡唐稱梁李存勗滅梁自立稱唐

石敬瑭以契丹滅唐稱晉復爲契丹所滅劉知遠入自

晉陽稱漢郭威篡漢稱周知遠之弟崇保晉陽稱北漢

五代之際多以養子承祧君臣朝暮易位傳八姓十三

主共五十四年大江以南僭國不一率奉表通貢于北

貪冒無耻眞天地否閉之時也其爲無統視南北朝又

甚焉抑石敬瑭以山後幽薊等十六州賂契丹宋氏不

競遂不能復周柴世宗聰明神武有混一南北之勢而

天不祚以年豈非世運之大升降哉夫諸葛亮死而後

有司馬氏之晉五姓之亂晉實階之柴世宗死而後有

趙氏之宋遼金元之盛宋實啟之讀史者綜前後而相觀知其所由來漸矣

梁唐都洛陽晉漢周都大梁

宋太祖趙姓受周禪并諸國而有天下都大梁太宗滅北漢稱一統然歲輸契丹金縉有南北朝兄弟之號金滅遼虜徽欽高宗徙都臨安遂棄中原是爲南宋理宗時會元兵滅金孫恭宗降元至帝昺覆舟厓山而亡宋得

正統傳十八帝凡三百二十年

宋平甲申並共四十年

元世祖奇渥溫忽必烈鐵木眞之後誅金滅宋并西夏而有天下都大梁至順帝遜于沙漠而亡入承大統傳九主凡八十有九年

文集十

五

越中徐氏重刊

明太祖朱姓其先句容人徙泗州起布衣滅羣雄取元都而有天下都金陵成祖徙順天以金陵爲南京得正統傳十六帝凡二百七十七年

自唐堯元載甲辰起至明崇禎末年甲申止共四千年

一歲

司馬溫公全史釋例

天子稱崩諸侯稱薨 帝后稱殂王公稱卒 帝王未卽位

皆名自贊拜不名以後不書名 天子近出稱還宮遠出稱

還京師列國曰還某都 凡新君卽位必曰某宗後皆曰上

太上皇止稱上皇

皇后太子曰立改封曰徙

諸侯

有國邑曰封無曰賜爵節度使赴鎮曰爲使相曰充遙授
曰領高其土曰封彼自歸服曰下兵威服人曰下
善去曰罷以罪去曰免誅得愆曰有罪凡師有鐘鼓曰
伐無鐘鼓而掩其不備曰襲春秋和而不盟曰平民逃
其上曰潰犯順曰寇逆上曰反爭強曰亂

二十一史作者姓名
史記西漢司馬遷前漢書東漢班固後漢書劉宋范曄

三國志蜀晉陳壽晉書唐太宗南齊書梁沈約

南齊書梁蕭子顯南梁書隋姚思廉南陳書姚思廉

北魏書北齊魏收北齊書隋李德林北周書隋令狐德

南史唐李延壽北史李延壽隋書唐魏徵

唐書宋歐陽修宋祁五代史歐陽修宋史元歐陽玄揭

遼史歐陽玄揭侯斯金史歐陽玄揭侯斯元史明宋濂王禕

遺命辛卯

余本有清明之質又承祖父教育師友皆賢良向是聖門
路上人後值家勢艱難因循叢墮日削歲剝喪厥生平今
歸期就近復覩此心恍還故我作遺命以誡四子
憶先五世祖海州公年不滿六十靖州公六十四易菴公二
十四大父魯公先生年五十一考鶴間先生四十五自慙何
德乃過先人追數六十四年中蹉跎舉場凡十四科以外艱

承重不應試者再元配龔產亡適當試時不應者一又以授
經山左不應者一其餘無試不與於舉業亦嘗悉心殫力研
磨豈非行薄不獲蒙當世之榮味乎然吾本意初不在此此
意亦難與外人言既身爲此事又說不欲人以我非迂則誣
所以不欲而仍業此久不割棄無非念祖宗門戶遂爾姑試
十擲其擲去中不中自己全不主張至今日則曰天之所以
玉我者在此不在彼也外人不知其以是言謂我病狂喪心
矣乎汝曹則決不可爲此言設此想擲必命中亟須修行祖
宗卽天念祖宗卽念天修行卽念祖宗汝父行薄無令吾之
遺厲延及汝曹重獲罪於天易菴公臨沒時尙無子翁太君
植遺腹以迄於今又四世此事極不可忘魯公先生纔二子
其季余叔父後惟實公鶴聞先生兩子止留一爲余余哀念
無兄弟恐一旦不可諱而斬先人後故兢兢保守於衽席間
尤慎汝曹修行當厚於待兄弟慎無懷挾私小天壤寬廣富
貴功名學問皆可自取莫之禁抑無向自家井底中紛紜爾
我量少計多曾見好貨財私妻子於父母兄弟刻薄者家事
展拓有幾若肯抱頭痛哭大家圖畫祖宗諸事便爲幹蠱之
子吾又自度虛生於世雖不取榮不至大辱被人譏彈有之
尙未交手唾面及遭刑戮固感上天祐憐亦由我懷刑蒙垢
始終戒畏太抵謙恭下人高可集福次亦寡怨消尤易曰崇效

天卑法地書曰謙受益滿招損聖謨洋洋教人立身處世之道胡不勉之寒冬語承張云吾不以兒子待汝直以祖宗待汝斯言痛絕又寄承明云時事未定天命可畏八字聖賢心法亦千古定形知時事未定可絕无妄之求知子孫卽祖宗則愛非私恩孝可不念遠哉至於卜居一事死必首丘內斷於心不以二三婦人言易吾先人祠墓欲留會稽者任自謀之不汝禁也吾爲祖宗之意無窮靖州公易菴公六佐公三主廟食須六十金大父父兩世布衣不可開此變例須耐食小宗或子孫能封三代則時至義起更可恢廓規模東野公海州公各須增祭田此皆不欲託之空言者吾已老廢汝曹能續吾心乎汝行之卽吾行之矣又吾生六月失恃賴大母孫孺人鞠育成長後就婚汝母三十餘年來撫嘯汝曹一女四子皆外祖母王太君之德欲於陶祠附田數畝長佐棗盛汝曹亦必識之吾日內多病忽忽感念生平十七歲時病於石洞林屋吾父以肩輿入山舁余歸邑泣禱石洞之神三命三吉病痊復躡躡四十里走四明隻雞稽謝此一事也未之能酬也况於授經董行之大者乎癸亥病禾城病沉已不知人自念必死不得歸見大母爲恨幸不死次年甲子奉大母終踰年出游歸德歸德閱三年丁卯而歸歸輒病於外弟陶士偉書室其病之況加癸亥辛未又大病幾殆荷陶君

一體醫護以生厥後或一年或四三年靡不病病多在夏秋之際自丁卯四十歲在歸德郡壘至今辛卯六十有四視息此世又二十五年矣善病莫如余屢病而獲存愛我者咸歎且咤爲奇異余曰此非余小子之能存乃曾祖母翁太君行節與吾祖吾父之孝友至誠感神保我後生天故未絕余小子爲不忍于絕節孝之後以使當世之無風教也昔趙清獻公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于帝不可告者不敢爲也司馬溫公曰吾生平無他過入但所爲無不可對人言者耳余之所爲不可以告于帝對人言者多矣古人知非而化猶云寡過未能況余小子乎吾之不獲已而刻思復堂一編誠以師

文集十

三

越中徐氏重刊

友之傳習在是且推揚魯公先生爲後進所忌吾實非阿其祖先賢先師之靈可質告也身旣被放故藉此以表先人懿德冀當世有推挽者此編幸而獲留亦邵氏一家之事也吾豈敢希千載之遇於吾子孫哉惟幸不毀固藏此板便爲善養吾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勉旃各自愛早克樹立無貽畢生後悔令妻孥啼號之憾與歲月并也系之句曰我年配易數慚與昔賢同文章經世業天地共虛空

思復堂文集十

終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全

越中徐氏重刊

會稽馬用錫校

光緒十九年徐氏鑄學齋重刊

思復堂文集

附錄

謝孔淵邵母貞懿翁太孀人傳

姚江鄒汝功以邵子曾可母翁太君狀來屬爲傳余受讀之蓋太君二十四稱未亡又四十三年完節是固足以傳也太君父時宣寧遠衛經歷母徐氏祖大立南京兵部尙書太君生而穎慧女紅針紉不教而能長端淑嫺禮法王父以下咸愛異稱爲女士十八歸邵易菴公洪化公靖州守伯棠子海州守甄孫也自太君歸而儆孝義勉詩書相莊如賓者六春秋而公卽世太君拊膺號慟誓不獨生無能論止者宗老殿鳴翁使謂之日若任娠者數月幸若身存得雄夫死亦生不幸若身死殄若祀則眞死而夫矣盍忍死待乎繇是太君乃忍不死及期曾可生生而善病瀕死者數太君百方調護比長就塾諸奉師者躬昧乃進教以義方弗孤兒姑息以故曾可爲人行端而守確志孔孟之學交遊信之而太君因是益名隆邵宗太君奉先孝分至伏臘敬共嘉旨後姑諸宜人歸自燕齒少于太君事之甚謹日向尊章宦遊曾未致孝養心惡爾今幸得奉宜人敢不恭恪其待人寬以周御下有則饑寒勞疾恤之唯恐後始秉家政詎曾可有成立大自婚嫁祭賓細及米鹽靡不一身營辦宗黨咸謂能母婦者莫太君若

也晚年崇禮佛氏顧足未嘗涉蘭若日非婦人所宜其自律始終若此嗚呼若太君者撫教其孤以不負其夫四十餘年如一日誠賢有才者是洵足以傳矣抑余有概焉今世士大夫讀書知禮義束髮從君取高爵厚祿如寄其平昔志意寧太君殊而雲委波靡忍死偷生者比比甚不惜讐其主以爲己功名地曾不若太君一女子凜凜有氣節念不忘其夫以彼眎此寧不顏汗頸赤自容無地耶太君生萬曆乙酉卒今辛卯年六十有七逢喪亂不克旌世以爲恨余則謂太君自有其不朽者旌不旌何論焉太君一子卽曾可一女適孫籍洵少寡而貞淑如其母蓋稟于太君而又益以觀感焉者也故爲傳媿不貞者以風激夫效貞者

文集附錄

二 越中徐氏重刊

吾隱子曰太君以貞教而其子婦咸刲股以療療而病死復生者二十年比再病再刲股而病卒不可療蓋天欲以其完者復其夫地下而不得更生子曾可夫婦之孝也雖然太君之貞曾可夫婦之孝厚其樹者豐其報天必使邵氏子孫食德于祖母與父而永爲世教豈其爲德而嗟今世之不效哉陳執齋先生邵魯公先生孫孺人墓志銘

邵子魯公亡二十七年始與其配孫孺人合葬于白山之南原越十年余歸自晉州其孫廷采遵其父遺命號哭來告曰大江以南能以立德實其言傳人之先人者莫如先生孤等

實陋且微不能揚先人潛德願藉一言以發其光余固束髮
交君又君于余妻中表兄及余教諭石門君長子立夫來訪
詩酒酬和惠好甚密遂不辭爲志銘志曰君姓邵氏世爲餘
姚人初諱邦琳字林玉更諱曾可字子唯號魯公靖州知州
廓原公叔子易菴公子也在娠七月而孤以篤學至孝嗣親
成立母翁太君病借配孫孺人羹股進復享年十七八對夫
婦出接賓友冠佩方正唯于母前作兒啼笑承歡無兄弟止
一姊亦早寡奉如母少受業震標管先生屏絕嗜好一意孔
孟之學姚江書院初建亟往襄事諸先生喟然嘆君之躬行
無闕以風勵其學人乙酉東南被兵求如沈先生拙修史先
生輟講晦跡聞戴山劉子正命卽山中爲位而哭君時年三
十八夙敦志節每入山省視兩師歸護翁太君使不知亂離
後七年辛卯太君終遂捐世費以教子勿墮先業爲事孫廷
采甫六七歲率詣書院繙示先儒書曰小子今未能讀異日
庶沉思靜觀之戊戌攜課皇山省拙修先生病于半霖心喪
致毀直軍輿旁午供億冬自皇山扶病歸遂篤其友韓仁父
等祭以文稱君依依孺慕數十年如一日敬以守身慈以惠
物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人亦卒莫或先之咸謂君
定評云孫孺人系出忠烈公燧父曰維舟君應楫年十五于
歸賢聲溢于邵宗明年姑病兩歲衣不解帶多設牀褥飲食

迎致賢節以奉姑言笑事太姑諸宜人恭謹宜人垂革執其
手授以篋鑰告以玉田先人之遺莊手澤也每念太姑及靖
州公潛焉涕下余妻常至外祖家見孺人縫衣裳供甘旨洒
飭庭除粧篋靡不鮮嚴竊心艷之未能逮焉廷采則告余曰
大母女宗文獻也能述邵氏孫氏之前烈誠我後人曰祖宗
傳家者唯孝而已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
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悖德悖禮是之謂逆吾少受孝經
先君子僅免于逆期子孫世恪持是心崇禎二年維舟君
死楊村出簪耳佐兄迎喪旣而孫氏徵流寄通州歲遣子孫
以雞黍紙幣詣客星山上維舟君塚早歲失恃半依外祖父

文集附錄

四 越中徐氏重刊

呂氏呂氏故貴公子豪華心弗善也故造終身自奉薄獨明
大義篤任卹遇大父之執友脫佩贈報致館饋殮尤潔豐柔
盛敬其祠祭堂事室事不夙戒自質明至日盱身未嘗食
姚江院會親滌盞豆以餉先生長者其育廷采寢食服用並
有恒節自大父亡家計日衰康熙九年廷采丁外艱益闕侍
養戊午反自舉場孺人迎泣曰吾忍死待汝成立今老矣度
不能更待門戶將復何持豈小子不內念祖宗因循歲月以
至此采伏地哭不能起癸亥患病常閉目不能登樓越歲卒
後大父之亡二十七年齒少大父三年前五十年當盛隆然
自勤勞無卽安時後二十四年遭際陵夷經歷變化哭三女

一子一孫一孫婦七十垂暮抱曾女孫獨至出外孫婦久贅不歸曾孫生三年未面並爲遺恨大父故厝柳輿祖塋旁采父在時歲請堪輿家度地未得迄大母亡采哭泣至白山漢漢祖祠下沿河干武得今墓所北面客星右龜左蛇水環其南東會于江在邑南城東門之外五里其葬日甲子十一月二十五日據狀君生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十月二十三日終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二日年五十一孺人生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二十八日終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正月十八日年七十四子二長貞顯卽立夫先孺人十五年卒次貞頤壬戌燕遊還至江南無確音女二長適翁年觀次適孫浚次適徐南有皆先孺人卒貞顯娶家都御史省齋公裔孫嘉仲君女生廷采繼娶章氏生行正君沒之前一日章氏以疾終行正年十三殤貞頤娶君姊女孫氏生廷英廷俊一女適王夢熊廷采娶龔氏無子繼娶陶氏生承濂承明承張承朱廷英娶毛氏生承泗廷俊未聘死湖州於乎君雖不遇于時而能立身以孝信道自隱教其子孫以守先人經籍夫又何求孺人晚景雖奇然至孝之行正身範家之道餘光在人藉彰表而榮如君夫婦者可無憾矣銘曰

先生其尹彥明後一人也哉彥明出伊川之門而先生出沈史之門抑彥明之配未有聞而共德孝德相其夫以善養獨

邵氏之定祥自孫白山之域炎劉之精如火烈烈發其後昆
張五臯邵立夫先生配孺人陳氏章氏墓志銘

康熙庚申秋余與邵子念魯始遇于會稽之樊江兩人同縣
同補博士弟子員其意趣同交遊聲氣所讀書無勿同數以
文相往來駁正顧閱二十年竟未識面旣見通名則各訝曰
不圖今日獲我故人已而稱及尊人先生輒涕泗哽咽聲淚
交下曩者吾友每道其先人則痛哭今于念魯再見之因拜
詢先生遺狀復涕泗曰先大人之生逮事曾大母翁大君二
十餘年大君喜得元孫護視勤至若捧盈執玉曰吾兒志意
超遠幸登科第持門戶彌望于汝迨甲申乙酉受大父魯公
府君命不應試則又摩慰曰吾向者之言彼一時也今汝能
不出吾復何求其奉魯公府君也祇帥父德乃爲克類寧止
誦經籍守舊聞而已受業沈史諸先生敦禮棄利不解機權
啟口無俗情及第上由公析產惟取硯礪奉母孫孺人一舉
足一出言未之有忘竟十二年假館石門歸省輒依依牽衣
如孺子教廷采遣事遣韓先師曰入于薄則忍人而不可爲
也習于利則市人而不可爲也爲古詩文奉月峯今文選科
律動稱元秦曰唐宋者學文之階梯耳其根底在經勿肆口
說文章高下于時俊奉呂秋厓黃梨洲曰雖無老成人尙有
典型藏書貯閣上每歸見牙緇繡動則召廷采面之怒旣乃

太息曰先人口澤止此吾今成壞當由汝矣因垂涕引起又曰先大人貌侵身長不及中人而志意寬廣恥言羸紬遠斥市價每戒廷采以祖宗風氣不可變孝弟之道不可闕翁太君魯公府君先緒不可歎詩筒函札具饒酬應顧潛身著述曾無佐書投幕之想足不越禦兒攜李以西誠古之能守有道者余肅然起拜曰先生之風烈尙矣美矣愧余浪遊南北邑有模楷而識之遲也敢問先孺人懿行何如念魯則又大慟曰采六月失恃何知吾母身祖母留也祖母爲言采母之亡止三十一歲丙戌避兵入山重跚歸而憊病越年生汝汝生之年汝母死之歲也汝諱志之八歲省外大父蜀菴先生于陳引謁陳氏宗祠則對神主而言省齋都御史余高祖也冢宰恭介余叔曾祖也通判丹冶公余考也家世忠孝清德延及子孫故汝母雖女子亦漸遺教少而性成恭順爲汝家婦逮事太姑與姑姑政嚴肅家人頤指罕當獨汝母能敬奉恨短祚未及五年不終侍養又以汝累姑此吾女臨歿所不與也采哭泣歸以斯語告孫孺人後母孺人章出慈谿縣十入都之甘溪外大父申甫公耕讀守家當避兵時入姚城因定昏焉申甫公樸而忠每入城省女攜山中果芋未嘗不垂顧歛歔母于歸之二年生弟孝孝三年殤又三年行正生又三年母弱疾終自庚寅來迄于戊戌執婦道者竟九年家人

小大內外無異詞得嬭事大姑纔一年其撫采也無異已生病耳恒失聰先大人念前母不永年顧遇孺人時時彌縫其闕康熙七年戊申行正殤廷采哭告母主曰正之不延天也采固母子也母其有靈無以前後易意夢寐涕泗則呼母者輒以再曰兒有兩母其敢一呼後母之亡先大人年三十三自是不娶蓋先生兩孺人之行蹟與其遭遇得于念魯之口述如此余忍不銘先生姓邵氏餘姚人諱貞顯字立夫號鶴間父曰魯公先生儒者以孝聞生天啟六年丙寅十二月廿九日卒康熙九年庚戌八月十五日年四十五陳孺人生崇禎元年戊辰十二月九日卒順治五年戊子六月廿九日年二十一章孺人生崇禎五年壬申五月十八日卒順治十五年戊戌十一月廿一日年二十七子二行中行正行正年十三殤行中更今名廷采卽念魯娶龔氏同縣侍郎輝之裔孫執卿君女能奉祭祀承侍太姑孫孺人曲順有先姑風于歸十二年而終茹荼旨蓄生一女嫁蔣申繼娶陶氏會稽人考曰子良君生四子承謙承明承張承朱一女嫁陶原達承濂娶鄭氏同縣彥袖君女生一子先鼎三女未字承明娶母孺人從兄玉君女陶氏卽原達妹次承張承朱未聘先生初厝柳鼻祖塋莊康熙十三年甲寅冬十二月始合葬兩孺人舊墳在六世祖贈奉直大夫東野公塋左距陳孺人亡二十七

文集附錄

入 越中徐氏重刊

年矣敢殞收觀念魯痛不能視踊不成拜也自言獨子弱貧
又時山寇薄邑有類棗葬冀子孫昌大更卜吉域其意可哀
也已銘曰

先生之孝孺人之懿旣立厥配胡不憇遺先生之文孺人之
德黃耳鼎象以承先澤屈者一生信者無窮修短何論古有
賈終爰及苗裔杯棬手泣柳山之東碑我鴻烈

以上傳志三首舊附集後今仍之

姜垚邵念魯

周官王會採于八百國之風統之柱下史列國亦皆自採其

風俗以待輔軒所以維綱常重名教盛世大業也春秋之後

文集附錄

九

越中徐氏重刊

秦漢遞降合者分分者合甚至江之南北山之前後各自爲

史採錄之難百倍于古蓋起居注多揚美隱惡而稗史又家

異紀載此是彼非故修前代史易修近代史難以其事涉傳

訛語多避諱非考核詳慎心手光明未克勝此司馬子長爲

史家祖後人譏其尙未博雅且有謗書之目若陳壽不以昭

烈爲正統名義乖實抑又無論蔡邕逸才曠代不得續成漢

書甚哉史之難也吾謂舉其大畧其細存其號位恕其成敗

庶乎無難况殷頑民周嘉客匡山未覆歸命未來較不庭後

誅相去懸絕大哉王言加惠明季特詔福唐魯桂四王附懷

宗末年紀事旁搜野史禮徵遺獻示天下以是是非非之大

義虛公寬大毫無忌禁前古所未有也吾友邵子念魯幼遵
庭訓究理學長而志盛謂事業可立期忽忽五十鬚髯如雪
乃潛思著述先成宋元明紀事一種屢易其稿心良苦矣大
約取資于馮司寇見聞錄毛太史後鑒錄黃徵君行朝錄益
以董隱君之口述網舉目張可稱信史悲夫申酉之時何時
耶大厦已傾瑣尾中纔存餘喘而爭門別戶立黨招權如燕
雀喧呼于幾室觸鬻奮勇于蝸角方且剝脂膏行賄賂聲色
歌舞是娛致緬人擲榆厭憎束身投械駢首就戮豈天奪之
魄雖有智者亦莫能善其後耶但其時不乏忠義之士不以
小朝廷亂其志操視死如歸執義侃侃氣冲霄漢名並天壤
國史行將採登以磨勳濯盪斯世金黃門上定南書有云開
國之功臣與亡國之忠臣皆受命于天天下無功臣則世道
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斯編若存亦人心之一助也
而村學究畏縮忌諱不敢明言顛末致後生無從聞見猥陋
實甚若卓爾大雅君子搜揚遺節憑弔昔賢當有取于此

童慎樞曰忠孝大節如日星河岳炳諸天壤豈醜醜者流
所能埋沒然表章不朽端賴有心人集採爲名山之藏耳
讀此令我太息

范蘭送邵念魯先生南行序

辛巳

江以南州郡介山瀕海而處者延袤萬餘里而廣州爲之會

其地東連吳越西控交桂極於滇南海舶乘風而下上者瞬息以千計而水陸之貨象犀珠貝之珍莫富於廣州而外錯島夷內連數十百郡之人皆於是乎聚余友邵子念魯姚江之篤行士也博學嗜古嘗自稱曰士不得志則覽名山川退耕且釣志韓愈之志業司馬之業耳矣所至以筆墨自隨而尤汲汲以蒐羅勝國之遺爲己事顧文日有名而困於省試且老矣今年夏告余有廣州之遊余謂今遊士之客食於州郡不憚車馬舟楫之勞險者相望也而以吾邵子之才之學之志之遊則有異以邵子之才之學之志夷然以諸生自處世亦僅以諸生愛尙之卽客食州郡時相遭於車馬舟楫之間者間別而笑以爲彼亦不過投吾之所往而不知其中之有以爲也夫廣州數省風物之要會而勝國之事所嘗經遭湮積之區也邵子歷其江山旅宿其廛市宴游其士夫僚吏而又以時雜採童謠里諺與夫番商海賈之傳聞豈繫猶夫人之得而歸也歟雖然天下承平五十餘年矣邵子試登越王臺西望而嘯故老有存焉者乎遊士之客食者旣如余所言海舶之乘風來集者知以利爲市卽數十百郡之流聚而能言者各自道其州土之豐樂斯已矣吾又不知邵子之有得與無得與抑所得有加於邵子與其無加於邵子與吾又以懼能當邵子意者之無何而邵子之才之學之志之無

所從來久矣

得愚叔祖論文書

細讀記序明潤雅暢意近歐蘇傳志幾入班范快甚老人抱鬱弭口不說文字者久矣裨益不尠吾邑自孫司馬本厯下瑯琊倡明古學先君子與桐栢先生實或承之咕嚕家始知有秦漢之文厥後不專于文而勤于討論則姜重海先生歛緒風而規隨勿失獨呂秋崖耳愚幼失學常聞長老先生言文貴鍊鍊則潔而峭而簡味腴而氣厚譬如金銀出礦必經火鍛而後寶色璀璨非然雖材勿工又言不讀尙書左傳不曉鍊法鍊篇鍊鍊句鍊字慎思勿措久而入妙吾嘗讀禹

文集附錄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貢敘述九州山川田土水道貢賦產植後人充棟未了不千餘字而眉目較然斯何道與吾輩爲文病于好繁而不能簡秦漢長文如屈原離騷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賈誼治安策累數千言繁矣然而無句不簡以簡用繁斯多多益善也卽如鍊兵必自一人始以至于千百步伐止齊仍一人耳鞭子玉之三百乘錯綜王翦之六十萬則茅動如一五花入門無不可矣不然其不爲孟德之赤壁符堅之淝水者幾希子曰辭達而已矣吾輩爲文每患勿達複詞疊句以求達終勿盡達易曰修詞立其誠詞之勿達要亦誠之不立乎古人才稟英靈胸中具有一篇大文字措作發揮淵泉波折匠心裁古自

然可傳今人得題始尋議論披拾典故且以書生心眼時文聲調措綴成篇護惜疵瑕好自矜詡享敝帚以千金龔砥硤而拱壁修詞如此誠乎否耶歐公就文輒粘壁間往來吟吟塗乙往往原稿不留一字環滁皆山也凡數日而得此一句畫錦堂記既呈韓公急索歸于首二句各增一而字韓公大服歐陽公猶精密如此古云文以氣爲主然吾謂必以識爲先蓋識高則奇想曠雋不落常徑發言樹論本經術合聖理足垂世教且識高則品卓他不悉數卽近代空同大復于麟諸公皆風骨矯矯不苟逢世以之操觚堅議卽文弗盡佳猶以人貴况迥出蕤林俯視人表者乎近日錢虞山則又人以文存未可槩論吾輩文過蒙叟可也若立品則當以古人有志節者自期由此言之非特文貴鍊入益當鍊耳嗟乎兵戈饑饉垂五十年儒者不坑而靡卷籍不燒而盡先賢之文采風流漸滅莫問至今日而沾沾于蓬華破竈間抵掌而談舊學豈非痴絕雖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念魯足下水從祖父爲儒者之學今又沈浸千古不欲苟以經生自處宜子文之日進而不能量其所至也余年往知足下晚旣喜得宗賢冀足下之光遠有耀亟以鍊之一言爲足下告足下高識更有進于此者亦我告無吝甲戌七月以發白

文集附錄

十三

越中徐氏重刊

文學邵念魯先生墓誌銘

仁和龔翔麟撰

餘姚有篤行君子邵念魯先生耳其名未之識也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始識之昌邑遂訂交越三年辛卯先生來訪余田居爲先公立傳又作田居記未幾疾作渡江歸別纔十日聞先生病且始以文一編語其孤曰能傳吾文者龔侍御也及卒其孤泣以告將葬復持行實來乞銘麟與先生爲有道交且其文其行爲海內推重敢不諾而序諸先生姓邵氏諱廷采字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先生五世祖甄領嘉靖中鄉薦官海州刺史高祖欽諭領萬厯中鄉薦官靖州刺史曾祖洪化祖曾可父貞顯皆儒者先生生六月失恃大母孫撫之長沉潛穎敏卽向往陽明叢山及姚江書院諸先生年十五通易詩書并左氏春秋喜讀朱子綱目一日閱馬晝初通紀卽仿立劉誠意徐中山常開平各傳見者奇之年二十游學在外於經史諸義有所得輒手抄口誦無停晷而尤究心史學著史論復訪求宋元以來遺民軼事爲記傳以傳之所爲各體文皆具古法然頗自矜負不肯妄作嘗曰文章無關世道者可以不作有關世道不可不作卽文采未極亦不妨作其持論如此講學則宗陽明謂孩提之不學不慮卽堯舜之不思不勉性至孝幼侍父于石門惟大母是念中年旅居會稽不忘歸老餘姚依先人祠墓彌留誠子書諄諄

以家廟祔食增祭田叮嚀至再嗷呼先生誠篤行君子也先生貌甚豐髯早白衣冠類古言動有禮所著有思復堂前後集所纂輯有詩經兒課禮記節要姚江書院志畧等書先生生于順治戊子正月五日卒於康熙辛卯五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四宗黨暨從游學者私謚之文孝先生初娶龔氏一女適蔣申後娶陶氏生嗣君承濂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達今康熙五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四子葬先生暨元配龔子慈谿太平湖龍山廟左先塋之次銘曰

似勤學日文秉德曰孝載在謚法誰稱厥號先生有之是以之凡百君子於焉視之生遊四方歿歸其鄉龍山蒼蒼湖水湯湯依其先世以成其志用垂後人勿替此謚

文集末

二 越中徐氏重刊

理學邵念魯先生墓表

會稽陶思開撰

三代以後惟兩漢儒者各有稟承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故夫淵源密切本領闕深其守之也堅其成之也大而其傳之也久而不做自窮鄉無師獨學無友又才質淺薄不克奮然傑出自比於古豪傑之士始猶逡巡決廢寡涉陋簡卒乃顛倒脊亂出入竄伏譬若門第之無宗譜者卽昭穆猶不可尋矧其始之祖乎夫賈董馬鄭輩終身守一師而不變皇皇汲汲網羅補苴不過三代聖王致治之粗述與六藝之緒餘非有若孟子所謂守先待後經正民興者也願以方夫

根祇亡而枝葉具徒以其謬悠無所稟承之學據爲尺寸柄
將以砥柱一世相去則亦以遼矣姚江邵允斯先生少隨其
父立夫公受讀書爲人之法而其祖魯公公勤道績學敦善
行不怠先生念之弗忘故又改字念魯當是時先生方弱冠
耳厚重嚴愨已卓然不肯墜其家規比長出就外傅韓遺韓
遺韓故姚江老宿淑艾于王文成公者示以入門梯級謂聖
人可學而至先生則益私心向往有志於性命宗旨往時余
從先生游先生執余手娓娓道文成天泉夜論時光景及橫
山緒山相繼之統曰人心不死端賴斯脉昔遺韓師教我如
是言訖淚琅琅下夫王門師弟之功過在先生原未嘗偏執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依附于其間待以衛孔孟者攻二氏衛君父者攻楊墨王門
非二氏楊墨比則吾亦第有謹持師說以體驗於毫釐而已
若夫執兩用中聖人復起自有歸宿故夫後之人有能指陽
明無善無惡之教推尋以至于朱子之不偏不倚又推尋之
至于孔孟門庭講其是而去其非隆隆然無纖絲緊障不可
謂非先生之蘊火有以發之也先生上窺下逮自封建學校
農屯軍政天官輿圖諸書無所不讀而獨不雜于神仙浮圖
蟲魚小說其他則皆發爲文章顧尤覃精史事嘗自謂生平
頭白汗青西清東觀差堪以老布衣與聞掌故自先生沒後
豈惟東南道學一傳景響頓絕卽欲求三百年遺案與夫勝

國軼事而訛舛隱諱亦無從徵信于萬一已勝朝作者如歸
震川茅鹿門錢虞山 本朝如侯朝宗汪鈍翁魏叔子古文
碑版滿天下惟肆其力于文詞故工力所到遂亦行遠今先
生之交未知于之數子後先何如抑傳不傳亦有命焉惟是
百十年餘學者聞風興起慨然欲從金華四君子以追閩洛
因而求先生之文以溯涸陽明遺緒則先生固抱祭器之冢
子也數小宗大宗者其必由是矣然則如先生姚江書院等
文烏在其不傳傳亦遠在歸茅數子以上無疑也孟子曰待
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先生
生當科舉盛熾之時獨以其所得于父祖師友者服膺弗失
迨白首寒餓而不改柯若張子厚之欲自爲井田經營試驗
子一方心彌苦矣空言何補然而先生自五世祖暨其後嗣
綿綿延延有完行而無闕德則先生之道亦不可謂不明不
行已矣若其立身行己進退取予始終本末別自有傳余第
揭其大者著之于阡以答先生以告學者云

念魯先生本傳

餘姚邵國麟撰

先生姓邵氏諱廷采字允斯儒者諱曾可孫也曾可服膺良
知學師事管宗聖宗聖謂曾子之道以魯聞隨字之曰魯公
先生思紹其祖因自號曰念魯生六月而喪母陳其王母十
易保母睨之嘗奉王母命入菜埒驅鳥先生整冠束帶左手

文集末

四

越中徐氏重刊

竿右手出懷中漢書儒林傳三復之薄暮歸王母得其狀大喜悅康熙初姚江講學諸儒若沈史韓輩朔望集書院先生均師之一日問韓孔當日孩提之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將無同孔當笑日子知良知矣己酉父授經嘉禾先生往省覲乃籍桐鄉補諸生第一顧先生不屑屑習制舉業

篤志聖學旁及唐宋韓歐家撰古文詞是時陳祖法論石門先生屢往質問所業益進尋謁禾城施博論名臣奏疏博稱善且勗之厚自愛隨治史學著聞髦俊間凡宋元以來軼事悉料其徵信者表之同郡薦紳敬其人多委贄以教子弟甲戌餘姚邑大夫韋具書幣請授經義學故事邑大夫同博士

文集末

五 越中徐氏重刊

臨塾師率弟子出門迓之而先生以師道尊嚴令弟子出而自立講堂阼階上舉手揖入邑大夫與司諭司訓博士並坐先生獨坐南向北向鄉大夫及諸生序齒並坐受業弟子侍坐皆東北西向三擊雲石司讀弟子起立西陬讀几上大學始開講堂上肅然無譁已邑大夫顧博士曰眞先生時麟亦在弟子列也明年率其令嗣擁被讀宗祠東寢讀竟嚙令嗣臂出血而呼曰汝知痛耶知痛則必知學稍怠引其兒面祖位踞使自訟令嗣學業倍進是冬烝祭徹率長子承濂登龍泉山立祭忠臺上遙指累世墳塋濔伏地稽首而先生大勸爰作祭忠臺勸哭記丁亥陞月五日先生春秋六十攬揆之

且蜀之惟然鏗燕香俯伏而號曰嗟乎小子廷采生之歲吾母死之年也其誰死吾母乎而尙生爲晚歲遊齊魯燕趙不偶幡然來歸曰天之所以玉我者在是矣遂隱禹穴著書不復出先生贅于會稽陶氏甥館歲必返姚江省墦垸勿衰訓其嗣曰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貴暫境也暫不必羨也惟家庭不可不孝友書不可不讀不孝友見惡于父兄何況踈者不讀書見鄙于州里何況遠者乃書承先惟孝友昌後在詩書十言誠曰子孫錫名其準諸此辛卯夏病牖彌留大聲呼中子承明操筆口授改訂所著史論薛文清一則曰吾恐長後起君子訾議也其生平篤志聖學至死不苟類如是有思復堂文集詩經兒課禮記節要姚江書院志畧行於世論曰麟讀先生傳死義諸臣簡而有體文而辨知先生殆經世之學而先生爲陽明辨心體爲叢山證慎獨則知先生非徒文士蓋取舍宗乎孔孟議論擇其精微者也先生樹品師大父魯公公多聞識古文詞師徵君黃宗羲翁山屈大均竟以肆力古學負病而亡天也夫命也夫

理學邵念魯先生傳

甬江萬經撰

先生姓邵氏諱行中字允斯更諱廷采號念魯宋康節雍之後紹興餘姚人也五世祖甄嘉靖壬子舉人知海州高祖欽諭萬曆戊子舉人知靖州稱廉平曾祖易菴公洪化祖魯公

公會可父鶴間公貞顯皆姚江書院中高第九歲隨魯公公入姚江書院見沈國模謂曰孺子治何經對曰方受尚書國模摩其頂曰孺子識之在知人在安民十一歲從魯公公講業於皇山翁氏莊書課制義晨夕出望原野平步林臯訓以孝弟忠信夜則共卧寬嚴得中誦說有法年二十委贄姚江先輩韓孔當孔當教以靜坐月赴小會歸治經書竟日閉樓默不出聲或家事琴襍則走讀四明山樓越溪渡岡不以爲疲一日孔當問曰堯舜之道在孝弟孝弟亦不易盡夫子尙言未能人皆可以爲堯舜其說云何先生對孩提之不學不慮卽堯舜之不思不勉不勉否孔當怡然悅曰良知宗旨被汝一語道破此是性善根苗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彌事易何事他求只此子歸而求之真有餘師矣時孫元儒舉克復義解重克己先生進曰須先識禮譬如破竹禮爲主則視聽言動迎刃而解故曰存天理之本然孔當首肯曰先儒微旨已瞞不過二十二遊邑庠以爲舉業非向上工夫乃讀周易左史及朱子綱目陽明文集蕺山全書辛未纂詩經兒課甲戌黃岡韋孝廉來宰餘姚辟先生主書院先生條次訓約十則榜堂楣一日立意宜誠大學言毋自欺中庸言不誠無物蓋心術不鈍學問事功俱無歸宿生心害政發政害事有流禍於家國天下者故先儒陳真晟謂誠意是大

學鉄門關。哉山劉子揭慎獨爲宗旨。拙修史先生每警門人立誠爲第一步。一念虛假通體皆非。切須鞭辟近裏。卽今諸生讀書是眞讀書。做人是眞做人。其間天資敏鈍。氣候深淺。自是各別。要不相妨。但能從爲己之心。打進不患不日新月。盛朱子講忠信進德云。如項羽破釜餓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心。須辦此志向。方得。二曰勸理宜精。人情物理事勢皆聖賢之學。故曰一以貫之。又曰合外內之道。此理甚寬。守着便不是。務要隨處體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然後可加篤行之功。大學誠意必先致知。中庸誠身本之明善明所以適於誠之路也。不然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行堅言辨。可乎。拙修史先生言學問自有向上工夫。勿以必信必果爲駐足之地。正是此意。三曰倫紀宜敦。三代之學所以明倫。人倫首重孝弟。如築室之有基。如立苗之有根。吾輩晨夕出入。倘於愛親敬長兩事不立根基。無論異日服官臨民。無所取資。卽今覩然人面。坐擁書史。豈不內愧劉子名講學之地。爲證人社言如此。爲人不如此。爲獸畏之。慎之。四曰威儀宜攝。求仁之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惟顏子天資明健。當下講事斯語。其次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約之以禮。固是徹上徹下工夫。勤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檢束身心。情慢不設。乃恂慄後自然威儀。非作而致之也。夫子言不重則不威。重字是學

者對症之藥程伯子見獵心喜自覺輕習未除此等痼疾惟
眞實用工從無間斷始能推勘俗薄風漓後生輕傲而長輩
愈益謙退誰與發其病而藥之內外交養無暴其氣此學問
牆壁朱子學齋規約可以爲法五日識量宜弘世間多少難
了事何暇目前屑屑計較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不可不
具此氣概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兼此兩者乃能覆
載萬物識見愈高則執禮愈謙聖人與天地相似吾輩不可
不以天地爲心好學之士只問自家得力何如過失何如耳
至如人品學術交游趨向或有不異不害大同習而沿之其
失斯甚從來朱陸之辨洛蜀之黨此等客氣都要掃除六月

文集末

九

越中徐氏重刊

取與宜嚴韓仁父夫子述師訓言人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
室智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污壞了一生人品故君子以不
貪爲本千駟一介當安義命士居四民之首具大人之志豈
容私小陷溺謹身節用量入爲出絕去分外希望正是自家
豎立處陸梭山先生居家四則具在何不做而行之七日學
術宜端吾輩束髮受書但識堯舜周孔凡諸子百家九流三
教皆汗世採雜之說每見近來扶箕拜斗煉丹持咒種種隨
習老佛所唾棄賢者亦嘗爲之劉子改袁黃功過格爲人譜
專紀過不錄功以遠利也韓夫子曰聖學以經世爲主事君
事父經綸天下之大經故與三氏不同凡吾同人須卓然信

得及推之冠婚喪祭酌行朱子家禮正己正人移風易俗誠
吾輩分內事入日讀書宜進古者八歲入小學習洒掃應對
進退禮樂射御書數所以收放心徵實用也後世小學之教
不行手足既閑身心俱軼迨乎應務動獲窒碍是以人材遠
不如古茲姑無甚高論卽於讀書中尋取本原畧做山陰徐
伯調課以五經左國史漢性理大全通鑑綱目及唐宋大家
古文分爲經緯每日讀經五頁史五頁古文五六頁約三年
可一周至看書之法先虛心涵泳四子本文次釋傳註或問
及大全中朱子之說寢食於斯恍有湊泊及至下筆汨汨然
從此中流出自是出人頭地程子教人每日靜坐半日讀書
原非劃然分限深思者當自得之九日舉業宜醅自制科取
士以來名臣良吏多出舉業揚名榮親道無踰此何得僅視
爲敲門磚草草易就吟哦一生終不成家先正作文以先秦
西漢唐宋大家之氣寫程朱之理理自生法氣自生才氣貴
清不貴粗理貴微不貴鑿法貴老不貴平才貴橫不貴巧四
者同出一源昌黎所云游之仁義之途養之詩書之源沉浸
濃郁含英咀華然後發爲文章理不傷氣法不掇才斯爲大
雅姜赤書師言入股須自出手眼要新要活要風采色澤分
外出奇若胸無根柢動言歸黃金陳耳食何異十日功課宜
勤業精於勤敏則有功古人今人共居一堂人生樂事孰過

於此正恐時會不常往還難定若復燕朋逆師燕僻廢學豈
非自誤登斯堂者毋好佚毋因循毋凌亂泛聞毋進銳退速
毋作無益害有益尤忌聚談害事朱子講修辭立誠云氣之
疎密心之存否卽言之多寡可驗最說得細吾輩相觀而善
要各各豎起上達之志如世俗馬吊博奕傳奇小說一切非
聖之書非禮之事皆當恥而不爲安石圍碁何如士行運甕
似此惜陰方有功課丁丑戊寅之間著明儒戴山劉子傳癸
未著姚江書院傳甲申如山陰之石澗遺書仲子承明日汝
力作中須節勞無令頓憊東漢諸君子有傭賃數日讀書數
日後來多至公卿近者士人名爲讀書實皆游惰人才從此
隳壞大舜子田供職漢置孝悌力田均務實事魏晉清談齊
梁靡麗自是以後士大夫大都習爲高簡雖以宋明之崇尚
理學不能悉改也汝讀書求舌今當自知之極憐汝勞動第
恐動念故爲此說若能於此中打出方是孝子順孫方是聖
賢豪傑丙戌夏五月如萊昌戊子自萊昌至燕都已丑夏五
月歸自燕都庚寅著明儒文成王子傳辛卯春梓治平畧曰
田賦曰戶役曰國計曰農政曰倉儲曰水利曰鹽法曰錢幣
曰關市曰刑律曰弭盜曰河防一十二篇夏四月病隔預立
遺命踰月而卒年六十四時康熙五十年也彌留顧仲子曰
死後不作佛事瘞大父墓下無違吾言已指思復堂一編曰

吾生平心血多耗此最足貴者勿漫示人彼貯存之先生孝友篤學恥言勢利少以經濟名節自許持論操行卓犖不爲苟同讀書尊經右史一切稗編小乘不屑寓目講學宗陽明自桂文襄倡詆後目良知爲禪宗垂百八十年先生以砥柱自任作姚江書院傳大意謂人皆可堯舜獨恃此不學不慮之良知與聖人不思不勉之本體同而作聖之功不廢學慮以致之陽明之致良知卽孔子之欲仁仁至孟子無爲不爲無欲不欲之旨存心致知功夫並到非空虛無事者也良知卽明德是爲德性致之有事必由問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致良知焉盡之矣爲善去惡正致良知實功故曰致知在格物

文集末

十一

越中徐氏重刊

其小異於朱子者正心誠意之事攝入格致中耳至於四無之言流失在龍溪龍溪之所謂四無以無爲無者也陽明之所謂四無以無爲有以有爲無前乎此者謙溪之無極而太極後乎此者戴山之無善而至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蓋學術各有沿流固非作者之過陽明以後惟錢緒山鄒東廓歐陽南野能守師訓再傳彌失如李贄之狂僻亦自附於王學而斯時密雲湛然宗教熾行高明罔知裁正輒混儒佛爲一託於四無宗旨以故戴山承其後不稱良知而第言誠意慎獨謂意者心之存主所云道心惟微卽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獨體在是功夫全在未發處用慎者慎此而已獨

體下不得個動字未發下不得個靜字共睹其聞自有不睹
不聞未發在而指其微過一言蔽之日妄復則不妄矣不妄
則七情九容五倫百行稍有織過正如紅爐點雪隨着隨銷
故曰不遠復無祇悔苟志於仁無惡至龍溪以心意知物并
歸無善無惡不從性善歸根則性命事功俱無依泊戴山篤
實類朱子其所謂獨卽良知本體道心之微與朱子殊不與
文成殊特改換名日以作士氣故戴山嘗曰文成王先生承
絕學於詞章訓詁之後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
因示人以求知之方曰致良知良知爲知知不囿於聞見致
良知爲行行不滯於方隅卽知卽行卽心卽物卽動卽靜卽
體卽用卽工夫卽本體卽上卽下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
眩鶩之病孔孟以來無若此之深切著明也特其急於明道
往往將向上一機輕於指點啟後學躐等之弊天假以年盡
融其高明踔絕之見而底於實地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有
不待言矣文成恐學者支離於學問戴山恐學者荒忽於靈
明補偏起廢同一苦心其相羽翼於孔孟之門先後固一也
且陽明之所云致知者攝於約禮之內始學卽審端一貫朱
子之所云致知者散於博文之中銖銖而稱兩兩而積其後
乃豁然貫通焉此同歸中有殊途之別世之學者不究其同
歸而喜摘其殊途所以從朱從陸杳無定見去聖愈遠畢累

世而不能相合也至戴山專主誠意以慎獨爲致知歸宿擇
執并至而不過格致於誠意之前合一貫之微言審執中之
極則孔孟以後集諸儒大成無粹於此特全書未經刊布世
多傳其節義而其承千聖絕學尙罕有知之者吾於明儒心
服陽明外獨有戴山耳其持論如此生平嘗欲復封建行井
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
眾困於平城者乎有丐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
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爲
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其論井田曰欲得封建先
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卽塞然
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
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
彼與此勢將生亂余謂做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
之間乘除消息無往不復此天道也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
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微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
歲貢如經藝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
試可也又云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北之
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道也又嘗謂朝廷開史館
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
用季漢書又元人修宋史於儒林外別立道學傳先生欲并

道學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以此立儒家標幟乎又惜韓范富歐陽李綱宗澤岳鵬舉不列儒者之林孟子論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與集大成之聖相提並論原非一格假孟子尚在則若諸葛若嚴光徐穉郭汾陽韓范富歐陽李宗岳輩必得列於夷尹惠之倫矣宋儒講說每畧事功先生恒多不滿其訓嗣子曰貧賤常境也常可安也富貴暫境也暫不必羨也汝曹當守祖父規模以誦讀爲生涯以忠信爲根本以孝悌爲家風以禮義爲甲冑時尋祖父執友詢起居受教誨令此心有所嚴憚則志氣日莊邪僻無從入先生狀貌魁梧衣冠眞率不服閭不登危如臨如履以守其身晚年割棄舉子業專精古文詞所至以筆墨自隨汲汲蒐羅遺民孤臣之軼事後進造請接引不倦學者稱文孝先生歲壬辰古溘孝廉俞公卿擢守紹興爲先生立傳載郡志所著有思復堂文集四子師濂承明繼雲繩朱

特又十年繼母孺人卒卒之明日大父卒又八年弟行正以痘殤又四年考告終自考之亡至於甲子又十五年大母孺人卒其遇亦窮矣然先生堅苦刻厲學日益篤行日益修表章先賢潛德推揚文成良知海內學者皆知姚江之有先生也彌留誠子書頗類稽顙家訓家無儲粟而以宗祠耐食

祭田叮嚀至再足以見孝思之不置矣其本原心性經濟大槩見於書院等傳治平畧諸篇小之出爲酬用亦不輒以一言輕相假借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與議者多以不獲一第致憾於與善無徵而余不謂然誠使登賢書享萬鍾極一時之烏奕而祖父師友之範圍缺焉勿遵較其所得孰多孰少而况玉瓚黃流理有必然邵氏之發祥流慶也又日可俟乎然則天之報施殆亦不僭矣夫於乎世徒以文章重先生者其志識何如也

國史儒林傳彙

邵廷采浙江餘姚人餘姚自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弟子

文集末

十六 越中徐氏重刊

甚眾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頗異師說而餘姚傳其學者有徐愛聞人詮胡瀚錢德洪德洪傳沈國模國模傳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傳其子貞顯貞顯生廷采廷采爲諸生與徐景范皆從孔當受業又問學於黃宗羲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蠡縣李埭貽廷采書論明儒異同兼問所學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戴山孝感熊賜履以關王學爲己任廷采曰是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又私念師友淵源及身而絕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戴山功主慎獨忠清節義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乎準則作王門弟子傳金鉉

祁彪佳張兆鼐黃宗羲等能確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
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院傳倪文正施忠愍諸傳凡數十
篇康熙五十年卒年六十四弟子刻其文爲思復堂集族孫
晉涵

邵念魯先生墓表

大興朱筠撰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
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
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詆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
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
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

文集末

十七

越中徐氏重刊

邵曾可魯公曾可生貞顯字鶴聞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
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徂喪先生歸然
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
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
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
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
謁筠於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
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
改葬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筠
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論君子也不敢辭按狀

先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自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
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卽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
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興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
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
半霖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
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
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日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
思不勉同乎國模歎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
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
歎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旣而讀劉宗周
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三十爲縣學生
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苟
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
日陳梵誦經營窳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
氏子善喪笑者愧之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諸生散去
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
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守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
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縱馬彭
敷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歎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鄉人
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尙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

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
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
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尚正學自愛河間
李塉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
後顧學戴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
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已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
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
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
之以爲是不足辯顧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鑿度算
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厯將軍施琅振旅臺

文集末

十九 越中徐氏重刊

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瓊奇之請與俱北謝
不行間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
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
走窺潼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
巳知黃岡章鍾藻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戚之學
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戒眾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
教諭訓導至弟子迎於門外揖至階先生出涖階知縣升階
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於先賢如禮
出卽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
於階童子誦詩闕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

哉先生哉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宋至鄆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辛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亂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廷英數喜言硯蠹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入行賈輒喪之弗問也友教陶家堰隣婦訕聲數出於相聞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以

學者輒貌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羲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繳之又撰明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欲然謝不敏先生既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卽斬也乃思托著述以自見以爲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樂文成立德以揭大任良知曰伊孟出蠢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披猖意心之主惟戴山懋功祇悔而復藥羣髡狂謚盛志厥存沒揆首陽作叢山劉子傳綿綿姚江浙東以醕江西以正良畿躋雜羅楊詭亂望齡汝登逃戒慧定園槩折渠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言不如

以身鉉暨彪佳白首歸以全應驚隱跡宗義纂言死復生不
報何千萬年作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
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
葬於斯作宋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
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院飛以革半
霖有甓載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尙是遊
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君有錄厥子
有牒系厥臣有跡蹤耆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
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
堂文集三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畧四卷
間從宗義間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
臯從海外爰舍歸先生就與諮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
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
濂國子監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
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於慈谿之龍
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
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法歎曰紹興自文
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
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
絕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

碑四品以下用墓表宗義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耀而行與文實應銘法筠旣表先生兼取義於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丐者而重爲之系曰

慈溪萬經撰

越京華苗余余對文而

君爽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異同以節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覲斯郡土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函其言在家祀先生於鄉鄉先生邪人乎四十五章數文孝邵念魯先生墓誌銘

陽明先生里有古處士曰念魯先生篤學至孝屏居禹穴未嘗與羣士爭名然大江以南已隱然知其姓氏少穎敏有大志勿事舉子業專精古文辭余心艷之而未面也後余入都謁許宗伯讀先生洛陽鑑湖著述多揚忠孝節烈由是仰山之心益切歲戊子先生年六十一遊京華訪余余飲之酒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先生曰吁古人年四十文章妙當世功業濟蒼生如某者自惟賦質不後恒人又承祖父教育師友皆賢良本是聖門之徒卒以家勢艱難因循叢曠日削歲剝喪厥生平遂成天壤廢人余曰不然山左誠子書誥諱以宗祠耐食增祭田叮嚀至再先生之孝可謂至矣至於書院記傳治平諸篇皆本原心性經世大畧庶幾乎古之無苟立言者歟昔人云文以人傳先生之謂也明年先生南歸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請先生爲先子立傳又明年先生爲寒氏世傳寄余反覆閱
讀感與慚并竊謂文章與天地相終始嘗考其源流東漢至
六朝文蔓矣昌黎起而救之以六經之文宋初未能更五代
之習文卑矣廬陵起而救之以馬遷韓愈之文洎乎有明文
成王子勳名理學直接宋氏而其文更冠冕一代嗣後繼起
者鮮今先生不以被放逐時好而趨勢利而乃刻意於古以
追踪前人可謂有志之士矣先生之在京師也館於余同館
宋山言家士大夫皆願與之遊樂誦其文余亦幸得與先生
交朝夕聆名論未幾出春明門去此古人所以致漢於良友
之不常聚爲可惜也自其南歸之三年先生以肆力古學遽

文集末

三

越中徐氏重刊

爾捐館悲夫爲人恬靜修潔不苟言笑其弟子漸漬正學多
有取科第爲郡守者先生生於順治戊子正月五日卒於康
熙辛卯五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四同人祭以文諡之曰
文孝念魯其號姓邵氏諱行中更諱廷采字允斯宋儒康節
之後明奉直大夫淮安海州刺史諱甄六世孫也湖廣靖州
太守諱伯棠高祖也曾祖諱洪化早卒祖諱曾可孝義理學
著姚江父諱曾顯有詩文名母陳氏一子卽先生繼母章氏
一子名行正邵氏世爲河南右族南渡遷紹興之餘姚今爲
餘姚人自其曾祖祖父以來素以家貲賑宗黨貧乏多貯書
以招延理學之士元配龔氏子女二子殤女適蔣申繼配會

稽陶氏五子長亦殤次承濂承明承張承朱一女適陶原達
所著有思復堂文集所纂輯有詩經兒課禮記節要五世年
譜姚江書院志畧等書按狀先生生六月失恃又十年繼母
孺人卒卒之明日大父卒又八年第行正以痘殤又四年考
告終自考之亡至於甲子又十五年大母孺人卒其間喪其
配龔有子連喪其二又喪其長女及其身歿家無餘資客櫬
會稽不能歸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後二年癸巳冬十二月
四子奉先生暨元配龔葬慈谿二十都太平湖龍山廟左附
先塋之右將埋其孤偕門人陶峒陶德燾徐宗枚沈梁序受
業第向榮等稽首來告曰先生德行願太史誌之余不敢以

文集末

三四 越中徐氏重刊

不文辭遂誌之并系之銘曰

傳記先賢文足以垂也津梁後學澤有所施也先生之孝邦
之儀也俾其後之人安以爲遺也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
十月望日慈水萬經頓首拜撰

吾翁自述其生平事蹟至其子正辛大其誠人卒其間喪其
諸大率全也則曰夫父卒及有後皆以誠誠又曰半生
讀書皆謂志學等書其進其退其大其小皆以誠誠也
其言其思其學其文其業其說其辯其論其行其要正其
其言其思其學其文其業其說其辯其論其行其要正其

右思復堂文集十卷餘姚邵念魯先生著先生爲魯公先生
冢孫又習見沈國模管霞標史拙修虛修諸先生而從韓孔
當施約菴先生游與黃黎洲董无休劉子志子良毛西河五
先生並禮修相見警欬有接故所學審於王門遺緒明季舊
聞集中諸作昭融忠士證嚮道統聞見大小識知有域而文
筆亦明潤雅暢動合古範觀王祇如先生述先生言曰文章
無關世道者可以下并有關世道者不可不作卽文宋未極
亦不妨作後蒙說曰國策不必多讀因蘇張習氣壞人心術
宜多讀漢儒董仲舒王吉魏相劉向匡衡之文其餘取雄健
謹嚴賈誼司馬遷相如班固外可弗問也可以知其本矣雍
乾之際甬上全氏謝山私淑南雷與先生塗轍不謀而合而
矜張時地吳言相折斥爲不知而作如吳農祥今考全氏所
舉若熊汝霖王思任林霽山鄭樸翁數科其所根核本書詳
也陳潛夫以下則傳聞有譌如谷應泰明史記事本末依徐
黃村倪文正年譜跋則徐與陶菴先生同撰而非谷以金求
其藏書凡若此者要在後賢理而董之亦無庸過爲非議徐
珊一傳箸其不對而出以明衛道而不詳墨敗深得春秋諱
賢之旨答毛西河先生書謂宋儒講學無一死節亦適不會
其時易地以量不爲刻酷語而謝山醜惡毛氏并及先生懲
羹吹整非篤論矣先生之失莫顯於陳定生傳末綴子維崧

字其年六字夫其年以康熙鴻詞科授檢討既不肖元澄之
縱酒復不等季野之謝官先生載之頗乖義法而謝山未之
登焉善乎章實齋先生之論曰謝山生諸老之後淵源既深
通籍館閣聞見更廣故其所見較念魯先生頗爲宏濶而乃
嗾念魯先生爲迂陋不知其文筆未足抗衡思復堂也先生
之後承其學者爲族孫二雲先生二雲先生沒而南江之文
獻亡矣友蘭尤歎吾郡百餘年來志乘湮沫者舊徂謝中更
兵事益復無徵而並世學子局促帖括詢以王劉遺事輒茫
然謝不敏無能爲先生學者別其細乎爲亟刊是集以震董
之而附辨謝山之論焉光緒二十年七月會稽徐友蘭識

文集跋

一一 越中徐氏重刊

收

